

# 埃及古代故事

1179

作家出版社

# 埃及古代故事

倪 罗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2343923

05912

## EGYPTIAN TALES

---

根據 W. M. Flinders Petrie 編訂的英文譯本  
(Methuen & Co., London, 1893—1899) 譯出,  
插圖系 Tristram Ellis 所作。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大街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 662 字數 54,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插圖 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300 冊

售價 (6) 0.27 元

## 目 次

魔術師的故事·····	1
克哈福拉所講的故事	
保甫拉所講的故事	
豪尔代代夫所講的故事	
鄉民与僱工·····	19
遭難的水手·····	28
撒奈哈特歷險記·····	34
占領尤巴城·····	50
厄运被註定的王子·····	54
昂普、瓦塔兩兄弟·····	60
賽特那和魔術書·····	74
譯后記·····	92

## 魔術師的故事<sup>①</sup>

〔在克胡甫王統治全地的时候，有一天他對站在他面前的大臣說：“你去把我的兒子們和議員們召來，我要問他們一件事。”他的兒子們和議員們來到了，站在他的面前，他對他們說，“你們知道一個什麼人能夠給我講關於魔術師的竊蹟的嗎？”〕<sup>②</sup>

於是王子克哈福拉便站出來說，“我來告訴你一個你的祖先真福奈布卡時候的故事；講一講他進到昂克赫陶伊的普塔赫的廟中以後所發生的故事。”<sup>③</sup>

### 克哈福拉所講的故事<sup>④</sup>

〔克胡甫王進走進普塔赫廟，帶着許多從人，走進太陽神烏巴阿奈爾的住宅。烏巴阿奈爾的妻子<sup>⑤</sup>看見王的身旁跟着一个侍童，她便對他發生了思慕之心；她派了一个僕人去找他，送給他一箱子衣服作為禮物。<sup>⑦</sup>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跟着那僕人來了。當時在烏巴阿奈爾的廟裏住着許多巫子。有一天這侍童就對烏巴阿奈爾

的妻子說；看啊，讓我們到那里面去玩耍吧。於是烏巴阿奈爾的妻子就派人去對花園的總管說，‘把花園里那間小屋準備好吧。’她於是同侍童一道在那里面逗留、安息、飲酒，直到日落。

“到了黃昏的時候，侍童才出去洗澡。這時總管說，‘我不能不去把這件事稟告烏巴阿奈爾了。’等到這一天過完、第二天來到，總管便去到烏巴阿奈爾那里，把這一切情形講給他聽。

“於是烏巴阿奈爾說，‘把我那個黑檀木鑲琥珀金的小箱兒拿來給我吧。’人們把小箱兒拿到；他就用蠟做了一隻七指長的鱷魚；他對這鱷魚唸了咒語，而且說，‘等侍童來到而且下我的池子去洗澡的時候，你把他捉住吧。’他把這鱷魚交給總管，對他說，‘等到侍童照着他每天的样子，下池子去洗澡的時候，你跟着就把這鱷魚扔進去吧。’總管帶着鱷魚去了。

“烏巴阿奈爾的妻子打發人去對花園總管說，‘你把花園里那間小屋準備好吧，因為我要在里面逗留一下。’

“小屋里備齊了一切好東西；她到里面去同侍童作樂。到了黃昏的時候，侍童又同往常一樣出去洗澡。總管跟着便把鱷魚扔到水里去；看啊！它變成一隻七肘長的真的大鱷魚，把侍童捉住了。

“當侍童在鱷魚身體里悶死的時候，烏巴阿奈爾陪着上下埃及的王真福奈布卡又住了七天。七天以後，上下埃及的王真福奈布卡要走，烏巴阿奈爾便去到他面前。

“烏巴阿奈尔对國王陛下說，‘陛下，您要不要去看看，在您这时代，在一个侍童身上所發生的奇事呢？’王使同烏巴阿奈尔前去。於是烏巴阿奈尔呼唤那鱷魚，对它說，‘你把侍童帶來吧。’鱷魚果然帶着侍童从池子里出來了。烏巴阿奈尔对王說，‘看啊，我無論命令这只鱷魚做什么事，它都会照办呢。’國王陛下說，‘我却只請求你，把鱷魚送回去吧。’烏巴阿奈尔弯身拿起鱷魚，鱷魚一到他手早已变成蠟的了。烏巴阿奈尔这才把侍童和他的妻子在他家里所行的事稟告了王。陛下於是对鱷魚說，‘把你这捕獲品帶走吧。’鱷魚果真帶着它的捕獲品跳進了水池，沒人知道它哪里去了。

“上下埃及的王眞福奈布卡陛下一下令，众人便把烏巴阿奈尔的妻子押到后宮<sup>⑥</sup>的北边，点火把她燒死，把屍灰投入河中去了。

“这就是当您的祖先、上下埃及的王眞福奈布卡在位时，太祝烏巴阿奈尔所行的一件奇事。”

上下埃及的王克胡甫陛下於是說，“其奉獻餅干張<sup>⑦</sup>、麥酒百提、公牛一头、香料兩尊於眞福奈布卡故王；其复奉獻餅一張、麥酒、香料各一尊、鮮肉一櫛於故太祝烏巴阿奈尔；此人博学，朕已得見其明証矣。”众人照着國王陛下的命令，做到了这一切事情。



魚鱈的蠟和管總



## 保甫拉所講的故事

王子保甫拉於是站出來發言。他說，“我可以把您的父真福賽乃費盧在世的日子、太祝采采莽克赫所行的一件奇事講給陛下听。一日，賽乃費盧王感覺煩悶，他走遍了自己的宮殿想找一件賞心乐事，無奈找不着。他剛說‘赶快，把太祝兼卷冊司書采采莽克赫傳來見我吧’，众人就立刻把他召來了。王說，‘適才我想在宮殿里尋找娱乐，無奈找不着。’采采莽克赫便對他說，‘敢請陛下駕幸本宮的御池，並且請下令准备好一只船，把您后宫里所有的美女都帶去；当您目觀她們盪槳，在水上把船來回地划，当您眼見了池中成羣的水鳥，当您觀賞着芬芳的花畦和綠草如茵的邊岸，陛下的心定会为之一爽；您的心必定因而感到輕鬆。⑩ 我也要陪您去。請交給我二十根黑檀木的槳，槳叶要軟木鑲琥珀金的；也請交給我二十名少女，要四肢、前胸和頭髮都長得美的，还得要处女；此外還請交給我二十個網，這些網是給少女們当作衣服穿在她們身上的。’國王陛下所有的命令，众人一一奉行。

“美女們在活水上盪槳、把船划來划去，國王陛下看見她們使船，心里好不欢喜。其中有个掌舵⑪ 的女子碰着自己的頭髮，她所戴的新孔雀石寶石⑫ 掉到水里去了。她於是停止唱歌，不再盪槳；她的众伙伴也都停住，不再盪槳划船。國王陛下說，‘你們不盪槳了么？’她們答，‘我們

的小舵手在这里停下来不盪槳了呀。’國王陛下對她說，‘你为什么不盪槳了呢？’她回答，‘只因为我戴的新孔雀石寶石掉到水里去了啊。’他對她說，‘盪槳吧，因為你看，我會把寶石補給你的。’她回答，‘可是我單要把自己那一顆找回來戴在原地方嘛。’國王陛下說，‘趕快，把太祝采采莽克赫傳來見我吧，’眾人便把他召來了。國王陛下說，‘我的弟兄采采莽克赫啊，我照着你所說的而行，一看見她們盪槳使船，心果然爽快起來了。可是現在有個小姑娘所戴的新孔雀石寶石掉到水里去了，她一停下來不盪槳，她那一邊的盪槳便全停頓下來。我對她說，“你为什么不盪槳了呢？”她回答我，“只因为我戴的新孔雀石寶石掉到水里去了啊。”我回答她，“盪槳吧，因為你看，我會把寶石補給你的。”她回答我說，“可是我單要把自己那一顆找回來戴在原地方嘛。”’這時太祝采采莽克赫唸起他的咒語來了。他把池子里一部分的水連底放到另一部分上去，發見了這顆寶石橫在一片碎陶上面；他便拾起它來，交還原主。池子里的水在中央本有十二肘深，經他一挪動，深到二十四肘了。他於是又發話，使用他的咒語；池水便被他搬回原處。國王陛下帶着王室全体的人，留下來玩樂了一天工夫。他然后把種種好东西賞給太祝采采莽克赫。看啊，這便是當您的父、上下埃及的王賽乃費盧在位的時候，太祝兼卷冊司書所行的奇事。”

於是上下埃及的王真福克胡甫說，“共奉獻餅千張、麥酒百提、公牛一头、香料兩尊於上下埃及故王真福賽乃

費盧；其復奉獻一餅、麥酒、香料各一尊於故太祝翁卷冊司書采采莽克赫；此人博學，朕已得見其明証矣。”眾人照着國王陛下的命令，做到了這一切事情。

### 豪尔代代夫所講的故事⑬

王子豪尔代代夫於是站出來發言。他說，“到此刻為止，您所听見的只是關於一些从前的人的憑証，這些憑証誰也不敢說一定是真。可是我要指点給陛下您看的，却是一個与您同時的人。”國王陛下說，“豪尔代代夫呀，此人是谁呢？”王子豪尔代代夫答，“此人名叫代敌，他住在代德斯奈費盧。他的年齡是一百一十歲了；可是直到今天還每日吃五百張餅和半只全牛的肉，喝麥酒五百提。他能砍掉的頭重新長好；他能使獅子韁繩拖在地上，跟着他走；他還能知道塔胡提宮室的圖樣。上下埃及的王真福克胡甫陛下，您久已想找到塔胡提宮室的圖樣，以便照着它建造您自己的尖塔了啊。⑭”。

國王陛下說，“我兒豪尔代代夫呀，你親自去把他找來見我好了。”眾人便把舟船替這位王之子豪尔代代夫准备好，他乘坐着它到了上游的代德斯奈費盧。當那些船在港口停泊的時候，他便登陸，坐着黑檀木的轎子，轎竿是杉木的，上包黃金。等他到了离代敌很近的地方，人們把轎子放下。他站起來向代敌打招呼，發覺他正躺在自己家大門旁邊一張棕櫚枝的榻上；一個僕人扶着他的頭

按摩，另一个僕人按摩他的脚。

王之子豪尔代代夫說，“您所處的是个好好活到了晚年的人的境遇；因为晚年是我們一生旅行的終点，將要瀟灑防腐和埋葬掉的时候呀。那么祝您在陽光中靜臥，百病不生，也不刺刺不休地說老話：这便是我對於可欽佩的您老人家的致敬之辞。我是从远方來征聘您的，帶有我父眞福克胡甫的信，目的在使您可以嘗着王所給人的最好的东西，以及侍从他的人才能到嘴的食品；这样他才能把您在好的情況下送到墳墓中您祖先所在的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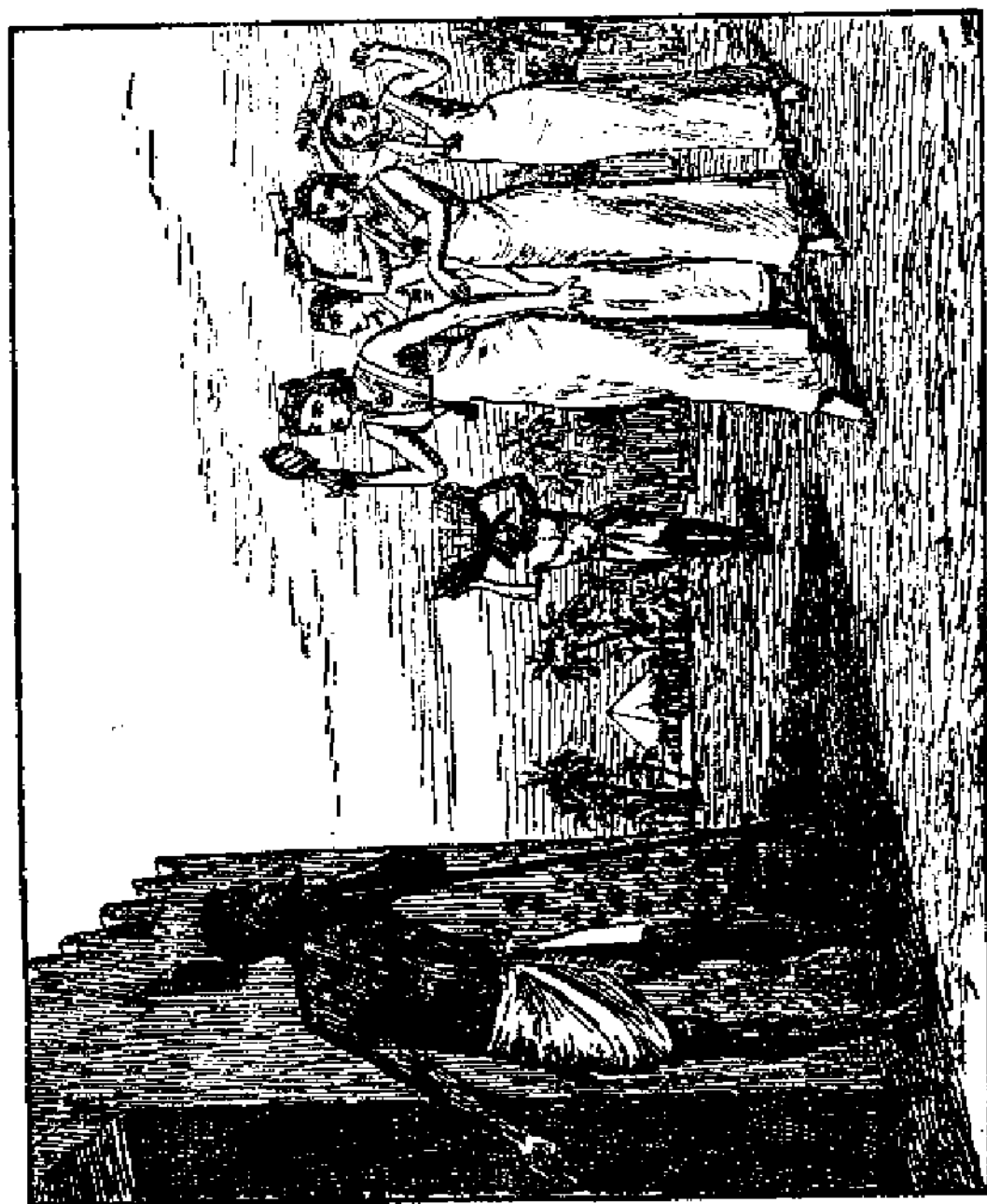
代敌回答他說，“願平安归於你！願平安归於你！豪尔代代夫，王之子，受你父寵愛的人呀！願你父眞福克胡甫稱贊你好，願他把你升为元老之一，願你的卡魂<sup>⑨</sup>將來能把敌人克服，願你的灵魂將來能認識道路，把你帶到那給受苦的靈魂衣服穿的天神門前：这便是我对王之子你的致敬之辞。”王之子豪尔代代夫於是向他伸过手去，把他举起來，然后帶他去到港口，用手臂護护他上船。代敌說，“为我另备一只船吧，以便我把我的手底下的那些青年和我的圖書帶走。”但众人却为他准备了兩只船，各有若干名槳手。代敌本人乘坐着王之子豪尔代代夫的那只平底大船往下游駛去。当他到达了王宮的时候，王之子豪尔代代夫便進宮把情形报告了上下埃及的王眞福克胡甫王陛下。王之子豪尔代代夫說，“願我王長寿、富足、健康！我主啊，我把代敌帶到了。”國王陛下答道，“火速帶他來見我。”这时國王陛下走入法老（長寿、富足、健康！）的

圓柱大廳，有人把代敵領到他面前。國王陛下說，“代敵啊，因何我一直不曾見到你呢？”代敵答，“被征召的人來到了；王（長壽、富足、健康）召我來，看啊，我就來到了。”國王陛下說，“人們說，砍掉的頭你能使它重新長好，這是真的么？”代敵答，“王（長壽、富足、健康）啊，我主，我的確能够呀。”國王陛下說，“叫誰把監獄里的犯人帶一名來，當我的面執行了他應受的死刑吧。”代敵說，“王啊，我主，何必拿人來試；看啊，我們連一頭牲口也不必用啊。”拿給他的是一只鴨子，頭被切掉的。鴨身放在殿中的西邊，鴨頭放在殿中的東邊。代敵唸他的咒語。鴨身便在地上擺動雙翅，朝當中走，鴨頭也朝當中走過來；等身首一合，這鴨子立起身子，呷呷叫起來了。眾人同樣把一只鵝拿到他面前，他對鵝也做到了這件事。於是國王陛下又叫人送來一頭公牛，牛頭被拋在地上。代敵又唸了他的咒語。這公牛便把身子立直在他背後跟着他走，羈繩拖在地上。

克胡甫王說，“據說你知道塔胡提宮室的圖樣，這是真的么？”代敵答，“王（長壽、富足、健康）啊，恕我並不知道這些圖樣，可是我知道它們放在什麼地方。”國王陛下說，“它們放在什麼地方呢？”代敵答，“太陽城<sup>⑨</sup>里那個名叫計劃室的密室，其中有個鍛石質的小箱，眾圖樣便是放在這只小箱里的。”代敵接着對他說，“王（長壽、富足、健康）啊，我主，將要把這些圖樣取來給您的卻不是我。”國王陛下說，“那麼將要把它們取來給我的是誰呢？”代敵回答他說，“將要把它們取來給您的人，是魯德狄代特身

体里怀的三个小孩其中最年長的那一个。”國王陛下說，“但願能够像你所說的那樣！这魯德狄代特是誰呢？”代敌答，“这女子是撒克海布之主拉神的祭司的妻。現在她身体里正怀着撒克海布之主拉神的三个男孩；拉神允許过她，这三个男孩將來要担当統治这全地的高貴职务，他們的大哥並且要作太陽城的大祭司。”國王陛下一听，心里暗自驚惶起來；代敌却对他說，“王（長寿、富足、健康）啊，我主，您想什么呢？原因是否在这三个孩子？我告訴您吧，您的兒子將來会登位为王，而且您兒子的兒子以及日后他們当中的一个人也都会当王。”國王陛下說，“魯德狄代特將要在什么时候生养他們呢？”他回答，“她生养他們將要是吐碧月<sup>⑩</sup>二十五日的事。”國王陛下又說，“等萊透城的运河兩岸开通以后，我可要步行而去，以便參拜撒克海布之主拉神的庙。”代敌答，“那么我可要使萊透城运河兩岸的水有四肘深呢。”等國王陛下回到自己的宮殿了，他說，“叫人去把代敌安置在王子豪尔代代夫的府第里，以便他和王子一同居住吧，並且要叫人給他餅干張、麥酒百提、公牛一头、青蔥百捆作为他每日的口粮。”众人把每一件事都照着陛下所吩咐的做到了。

魯德狄代特感到產痛的那一天來臨了。撒克海布之主拉神陛下便对姨昔斯、奈卜哈特、麥斯克含特、哈克特，以及克賀努木神<sup>⑪</sup>說，“你等去为魯德狄代特助產，讓她把那三个兒子养下來吧，这三子將來必定要担当統治这全地的高貴职务，而且他們是將要修建你們的庙宇，使



女神們和克翼努木來見拉烏賽尔

你們的祭壇上祭品丰盈，供給你們供桌上的酒漿，和增多你們的產的。”这几位神便都前去；扮成跳舞女的模样，克賀努木隨着她們當腳夫。他們一同走到拉烏賽爾的府第，發現他正站在那里呢，腰帶脫落着。她們在他面前用樂器奏起樂來。他却對她們說，“眾位貴婦人，看啊，這里有个婦人，她感到產痛了呢。”她們對他說，“讓我們同她相見便是了，因為我們懂得怎么去幫她養孩子。”他回答，“那麼你們就都來吧。”他們於是走進去魯德狄代特的房間，關上門把她和他們都關在里面。於是姨昔斯站到她身前，奈卜哈特站到她身後，哈克特幫她用力。姨昔斯說，“嬰孩呀，憑你的名字烏賽爾瑞夫對你講，不許你粗暴。”這嬰孩便出來到了她手上，是個一肘長的嬰孩；他骨節堅強，四肢美得像黃金，頭髮同真正的瓊璃<sup>①</sup>一樣。她們把他洗干淨，准备好，然後把他放在磚台<sup>②</sup>的氈子上。麥斯克含特接着就走到他身旁，說，“這是一位王，他將要治理這全地。”克賀努木把氣力給了他的四肢。於是姨昔斯又站到她身前，奈卜哈特又站到她身後，哈克特又幫她用力。姨昔斯說，“嬰孩呀，憑你的名字撒赫拉對你講，不要再在她身體里面停留了。”這嬰孩便出來到了她手上，是個一肘長的嬰孩；他骨節堅強，四肢美得像黃金，頭髮同真正的瓊璃一樣。她們把他洗干淨，准备好，然後把他放在磚台的氈子上。麥斯克含特接着就走到他身旁，說，“這是一位王，他將要治理這全地。”克賀努木把氣力給了他的四肢。於是姨昔斯又站到她身前，奈卜哈特又站到她



身后，哈克特又帮她用力。姨昔斯說，“嬰孩呀，憑你的名字卡庫<sup>①</sup>对你講，不要再在她身体里的黑暗中停留了。”这嬰孩便出來到了她手上，是个一肘長的嬰孩；他骨節堅強，四肢美得像黃金，頭髮同真正的琉璃一樣。麥斯克含特接着就走到他身旁，說，“這是一位王，他將要統治這全地。”克賀努木把氣力給了他的四肢。她們把他洗干淨，准备好，然后把他也放在磚台的氈子上。

众神已經幫助魯德狄代特把三个孩子生完，便都出去了。她們說，“拉烏賽尔，高兴起來吧！看啊，給你生了三个孩兒了。”他對她們說，“众位貴妇人呀，我贈送你們什么才好呢？看啊，把这里的一筐大麥交給你們的脚夫吧，你們把它当作酬劳品拿到釀坊去釀酒好了。”克賀努木把这筐大麥往身上一扛。他們朝着來的地方走掉了。姨昔斯却对众女神發了言，她說，“我們同來以先，为何不替那几个嬰孩做一件希奇事兒，去对当初派我們來的、他們的父親談起呢？”於是她們做了几頂給王（長寿、富足、健康）戴的聖冠，把它們放在裝大麥的筐子里。她們使天云帶著風和雨一同到來；她們返回了那所府第。她們說，“在我們跳着舞重來北方以先，我們把这大麥放在一間关闭的臥室里头，用封泥<sup>②</sup>封上門好了。”她們果然把大麥放在一間关闭的臥室里了。

魯德狄代特为了替自己除穢，行了十四天的潔礼。她这才对她的侍婢說，“府里都准备好了么？”侍婢答，“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釀酒的大麥沒拿到。”魯德狄代特說，



女神們藏起王冠

“为什么酿酒的大麥还没拿到呢？”这女僕答，“大麥本來早就准备了，可是后来把它给了几个跳舞的女人，而且她们把它放在一間臥室里头，用封泥封了門了。”魯德狄代特說，“下去把它拿出来吧，等拉烏賽尔回到家的时候，他会另給她們一份的。”侍婢便去打开了这間臥室的門。她听见里面有談話和唱歌、奏乐和跳舞、抖顫，以及在王的臥室里为他做的一切事的声音。她回去把所听见的全講給魯德狄代特听。魯德狄代特到那間臥室里繞了一轉，然而找不着声音从哪里出来。后来她把自己的太陽穴塞在一只麻袋上去试听，这才发觉声音原来都在那里面。她於是把这麻袋放在一只箱子里，把箱子放入一个櫥，然后用皮帶<sup>②</sup>把櫥綁紧，將它放在擺着各种东西的貯藏室里，並且用封泥將室門封上。既而拉烏賽尔从野外回来了；魯德狄代特把这些情形背了一遍給他听；他心里的喜悅超出了一切；他們坐着玩乐了一天。

等这些天过去以后，湊巧魯德狄代特对她的女婢发脾气，拿鞭子抽了她。这女僕便对府里的人們說，“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呢？她养了三位王了，我要去把这件事稟告眞福克胡甫王陛下。”她於是去找她母親的大哥，找到他正在地板上綑麻。他对她說，“小姑娘，你哪里去？”她便將这一切情形講給他听。她母親的哥哥却对她說，“憑什么你这样子到我这里來呢？我能同意你出賣主人么？”他拿起一股麻把她綁住，痛打了她一通。这女僕於是出去想取点河水，一只鱷魚過來把她捉走了。

她的舅父因此便去把这番情形禀告鲁德狄代特；他发现鲁德狄代特正坐在那里，头靠着膝盖，心里异常地发愁。他对她说，“尊贵的夫人呀，您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的心呢？”她回答，“都是为了府里这个小贱人呀；你看，她是嘴里说着走出去的，‘我要去报告啦。’”他把头低垂到地，口说，“尊贵的夫人呀，她到了我那里把这些情形都告诉我了，她并且说了些埋怨的话。我痛打了她一通。她出去取水，一只鱷鱼过来把她捉走了。”

故事以下残缺。<sup>②</sup>

- ① 英译本所收的八篇故事是按着时代先后的大序排列的，除了这第一篇而外，每篇的时代都在题目前标明。这篇故事从内容来看，可能是第五或第六，甚至第四王朝（即故事中的克胡甫王所属的王朝）便已形成，但写定时代则可能是第十二王朝。史学家把埃及上古史最前六个王朝列入古王国时代（公元前约3000—2200年）；第十二王朝（公元前约2000—1783年）则属于中王国时代。本篇的古写本根转入了柏林博物馆；因欧洲人中最初收藏它的是个姓 Westcar 的英国女子，研究家时常称它为 Westcar papyrus。这个英译本出现前，已有德国 Erman 的两卷详细注释本（“Der Märchen des Westcar Papyrus”，1890）和法国 Maspero 在“Les contes populaires de l’Egypte ancienne”中的另一译本。各篇故事的题目，都是各国的研究家所加，所以往往互异；例如本篇有时被称为“克胡甫王和众魔術师的故事”。

- ② 以上这几句并非原卷所有，而是今人所增。（各篇中，凡增补的词句，均以「」号表明。）原卷已残；从残余的字看来，前面似乎还有一段故事，讲的是更早的某王在位时某魔術师的事迹。

- ③ 普塔赫是古王国首都（孟斐斯）所供奉的主神、世界创造者、魔術和手工業的保护神；昂克赫陶则是城里的一个区。

- ④ 本篇所包括的三則故事，被寫成克胡甫王的三子分別所說。此王以及他的王子克哈羅拉均實有其人；另二子之名無可考。
- ⑤ “太祝”即祭司長。這種祭司、大祭司以及與他們特別有關的特摩特赫神，在古埃及均被認為擅長魔術。可參看 Bertholet und Lehmann 主編的 “Lehr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宗教史教本”，1925年版第一冊，486 頁。
- ⑥ 古埃及人不肯讓坏人的名字傳到后代；大祭司烏巴阿奈尔的妻子可能就因为这个緣故在本篇中無名。
- ⑦ “昂普、瓦塔兩兄弟”篇里的嫂嫂對於她的小叔子以及法老對於異方的神女，也是用衣服為誘餌。
- ⑧ 王叫人在他的后宮前面把这个女人燒死，目的在吓唬他的嬪妃們。
- ⑨ 獻祭的“餅千張”（以及見於他处的“千牛”、“千羚羊”、“千鵝”……）只是說說而已，实际上只以一打為一千。
- ⑩ 英文本的編譯人提到十九世紀的塞罕謨德——阿里也曾叫他的嬪妃們在御池中为他操舟，借此取乐。
- ⑪ 船尾兩边，每边有一人搖盪大槳，这两个人便是“舵手”。行舟时每—边的舵手先唱歌而且盪槳，余人应之。
- ⑫ 被大槳碰落水中的孔雀石，可能是嵌在帶子上的。
- ⑬ 这个關於魔術師代敵的故事，实际上包含著兩個故事，即是在叙述代敵的奇行異蹟之中，又由他講出三个王者的誕生。
- ⑭ 英譯者說，“塔胡提宮室的圖样”一語可能譯得不正确。按：这个塔胡提与更下“昂普、瓦塔兩兄弟”篇跋語里的塔胡提是同是異，未詳。尖塔（即“金字塔”）乃古埃及君王等的墳墓。
- ⑮ 古埃及人以为人除了身体 (chet) 以外，名字 (ren)、影子 (chai-bet)、“巴” (ba, 我們譯“灵魂”，但只以“魂”一字譯之即可)、“卡” (ka, 我們譯“卡魂”，但只以“魄”一字譯之即可) 也都是他的本質部分。“卡魂”居墳墓中，“灵魂”則鳥形，所以能飛上天去。本篇这一長句先說“卡”，后說“灵魂” (soul)。“卡”“巴”“影”“名”，以下某几篇还要涉及。

- ⑩ 太陽城是最古的埃及城市。它位於尼羅河下游近海處，為全地的宗教中心。“舊約”中據埃及語 On 音譯，稱作安城。（見“創世記”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五節。）
- ⑪ 古埃及曆一年三季，每季四月。吐碧月是第二季第一月的名稱。
- ⑫ 上面說起的拉神是太陽神。赫普斯等四個女神，都同女子生育有關。克賀努木是個羊頭的男神，尚見下面“昂普、瓦塔兩兄弟”篇。
- ⑬ 古埃及語“青”“黑”不分，所以故事里可以說嬰兒的頭髮是櫻桃色。
- ⑭ 上面說起的麥斯克含特女神，她的象征之一是一塊或者兩塊磚。磚對於古埃及產婦的用途未詳。
- ⑮ 第五王朝是篡奪王位的拉神祭司所建立，研究家似已公認。無論如何，從這個王朝起埃及王才以“拉神之子”自居。本故事把產生於第四王朝早期的一胎三子說成第五王朝的開國三君，在時間上是說不通的，所以決非實事；然三個嬰孩的名字無疑是把第五王朝前三個王的真名字稍加改動而成，例如第三嬰孩名卡庫，第五王朝的第三王真名卡卡。
- ⑯ 用革帶捆東西和用封泥封緘，都是第十二王朝的風尚。
- ⑰ 本故事非但開頭的地方殘缺，末尾可惜也不全了。更下可能講代啟受到王的褒獎，甚且可能講三個嬰孩的逃亡和歷險。“蘇聯大百科全書”新版“古埃及文學”目下，把本篇第三則故事認為祭司們所造，用它去宣傳王是神的后代這種思想。

## 鄉民与僱工<sup>①</sup>

古王國和中王國之間第九王朝作品<sup>②</sup>

〔<sup>③</sup>賽克海特亥麻特——鹽鄉——有个鄉民，名叫賽克赫提<sup>④</sup>，他帶着自己的妻兒和子女、驢子和狗一同居住；賽克海特亥麻特出產的种种好东西，他运些到亥嫩賽坦<sup>⑤</sup>去賣。看啊，現在他又去了，〕帶着蘆葦、天然鈉和鹽、木料和豆筴、果核和种籽，以及賽克海特亥麻特的一切名產。这个賽克赫提來到了亥嫩賽坦的南方；当他踏上代納特之北的費發府第的土地的时候，他發見那里的岸<sup>⑥</sup>上站着一个人，此人名叫亥木提——僱工——他是一个名叫阿斯黎的人的兒子和王室总管麥蘆伊坦撒的農奴。当这个亥木提看明了賽克赫提的那些驢子很中他的意，他就說，“但願哪位好心的神开恩，許我把賽克赫提的貨物搶過來吧！”

这亥木提的住宅 位於孺夫拉釋所走的一条堤岸上，这堤頗窄，腰布有多寬，它也只有多寬：一边臨水，另一边長着他所种的小麥。这时候亥木提对他的僕人說，“赶快！从宅子里取一条腰布來給我。”腰布立刻拿到了。他便把它橫鋪在堤的平面上，讓有帶子的一头臨水，有縫



侵犯別人的地界



子的一头靠着小麥。

这时賽克赫提在众人都可以走的这条小道上愈走愈近。亥木提說，“加小心啊，賽克赫提！不許你踩了我的腰布！”賽克赫提說，“我准照着您的意思行事，我准加小心走过去就是啦。”他於是走上了較高的那一边。亥木提却說，“你怎么放着小道不走，倒从我的麥子上走呀？”賽克赫提說，“我这是加小心走路呀；並非我成心要走这片高高的麥田，可是你既然拿你的衣服擋了小道，你难道还不放我从小道旁边过去么？”这时候那些驢子之一已經咬了滿滿一嘴的麥穗。亥木提說，“你看，賽克赫提，我可要把你的驢帶走，因为它吃了我的小麦了；看啊，我損失多少你就得賠多少。”賽克赫提說，“我这是加小心走路呀；那条路不通行了，所以我把驢赶上这一片圍田；那么你还能因为这驢咬了一嘴麥穗，就把它抓走么？而况我明明知道，这是誰的田產，知道这田產是王室总管麥盧伊坦撒大人所有的。正是他專管惩治全地的每一名強盜；那么我还会在他的田產上遭路劫不成？”

亥木提說，“人們有句俗語：‘窮人名字自己管。’至於我啊可是你剛才所說的那位人物——你所想到的王室总管大人——手底下的人。”他於是取了些活樺柳的青枝子抽打这个人的上下四肢，还捉住他的驢子把它們赶進了牧場。賽克赫提因为身上疼痛难忍，放声大哭。亥木提說，“賽克赫提啊，不許你高声，否則我可要叫你去見無声鬼了。”賽克赫提答，“你打了我，你搶了我的貨，現在你还要

夺走我的声音，你简直就是个无声鬼！除非你把我的货还我，我才肯停声，不把你的暴行嚷嚷出去呢。”



賽克赫提整整一天沒走央求亥木提，亥木提却並不理睬。賽克赫提这才上路，到克海嫩苏坦去向王室总管麥盧伊坦撒大人訴苦。他發見大人正从自己的府門往外

走，將要乘坐自己的船到法庭去。賽克赫提說，“嗨！請



您轉身听我这一句話。求您此刻就随便派一位侍从过来，以便我把下情由他轉稟。”总管麥盧伊坦撒指定一名侍从，吩咐他立刻走到賽克赫提那里，賽克赫提便把所有的情形对他講了一遍，才讓他回去。总

管麥盧伊坦撒大人便把亥木提的罪狀對那些同他在一起坐堂的貴族們提出；他們對他說，“對您不起；您的這個賽克赫提，該讓他找個証人來才行。您看啊，我們對於自己的眾賽克赫提有這麼一個慣例：他們告狀就得帶証人；看啊，這是我們的慣例。然後才合乎規矩判這個亥木提挨打，因為他拿了別人少量的鈔和鹽；並且如果判他賠償，他也得照賠。”王室總管麥盧伊坦撒却一聲沒响；這是因為他此刻並不必找話回答眾貴族，而是必需找話回答賽克赫提。

這時賽克赫提到了王室總管麥盧伊坦撒大人面前來告狀，口說，“我的總管大人，大人物中最大的人物，遇難者的引路人呀：

當您在真理湖上航行，  
我祝您一路順風；  
祝您大帆不吹破，  
祝您艙中無哭聲；  
祝您身後無惡運追趕，  
祝您船上不吹去大帆；  
祝您不觸暗礁，  
祝您不遭浪濺；  
祝您願河中污穢您嘗不着；  
祝您願恐怖面孔您瞧不着。  
祝您魚兒碰着您逃不成；  
祝您肥美水禽穩到您手中。

皆因您待孤兒如其父，待寡婦如其夫，  
待無告之女像她親弟兄，對沒娘的孩兒像衣服。  
您無德不備，我要在這全地頌揚大名。  
您是不貪贓的引路者；  
您為人偉大，決無卑劣作風。  
您摧毀奸詐，鼓勵辦事秉公；  
有人喊冤您會對他歡迎，有人陳情您肯讓他把  
話說清。  
許我把話講，您傾听而且公平審判吧，我求  
您；  
您這可贊美者，被贊美者所贊美的人！  
把重壓拿掉，看看我，身上的担子夠多么沉，  
替我把賬算清，照顧我这被騙走財物的人。”

當眞福奈卜卡恩拉王陛下在位的時候，賽克赫提講了這番話。王室總管麥盧伊坦撒大人便一直去到王前，說，“我主啊，臣從這些賽克赫提當中發見了一個实实在在的善於辭令的；他是因为貨物被人搶走，向臣訴苦來的。”

國王陛下說，“就如同你祝我‘聖躬康泰！’你也隨他從長訴說吧，他所說的無論什麼話先不必回答。你要讓他講下去就得自己不開口；看啊，還得把他的話記錄下來給我，讓我也能听到。還得預備食物給他的妻和子女；並且讓這賽克赫提自己也能吃得飽飽地活着。必需叫人發一份口糧給他，不過莫讓他知道是你所發才好。”

於是天天有四張餅和兩提麥酒供他吃喝；這是王室  
總管麥盧伊坦撒大人爲他預備好，交給他的一位朋友送  
去的。王室總管麥盧伊坦撒大人接着就傳令給賽克海特  
亥麻特的地方官，叫他爲這名賽克赫提的妻子預備食物，  
是每日三份口糧。

後來這賽克赫提到總管麥盧伊坦撒大人那里去了第  
二次，甚至第三次；可是他把他的侍從叫了兩名走到賽克  
赫提身旁，揪住他，用短棒打他。他却依然還去，甚至一  
共去了六次，口說——

我的總管大人呀——

您摧毀欺詐，鼓勵人辦事秉公；

好事您都擡舉，壞事一見您就落空；

就像丰收能逼走荒年，

就像遮蓋裸體靠衣衫，

就像暴風雨後現青天，因冷發抖的人轉溫暖；

就像熱火把生東西煮熱煮爛，

就像水解渴去煩；

您擡起了臉，看看我的命運；莫貪賊，倒要包

管滿足我；行善莫行惡吧。⑦

麥盧伊坦撒却依然不傾聽他的陳訴；賽克赫提也依  
然去了又去，直去到第九回。這一回，總管大人又從他的  
侍從中叫兩名去到賽克赫提身旁；賽克赫提怕起來，以爲  
自己又要挨打，同第三次陳情的時候一樣了。那時候總管  
麥盧伊坦撒大人却對他說，“賽克赫提，用不着爲了你所

做的事害怕。你这賽克赫提已經說過許多話，是陛下听了会心里喜欢的；我起誓說，犹如我吃的是餅，也犹如我喝的是水，你將要永永远远被人紀念。”王室总管大人又說，“除此以外，等你听到審問你这件案子的时候，你包会滿意的。”他於是叫人把每一次的陈訴从头到尾錄寫在一个干净的草紙卷子上，王室总管麥盧伊坦撒大人把这卷子呈遞到真福奈卜卡恩拉王陛下，陛下一看，認為真比全地無論什么东西都更好：陛下却对麥盧伊坦撒說，“你自己審判吧；我不想審。”

王室总管麥盧伊坦撒大人把他的侍从派了兩名去到賽克海特亥麻特，把賽克赫提的家私开了一張清單帶回；單子上的項目是人六口，牛和羊、小麥和大麥、驢和狗各若干。屬於亥木提的一切，連他的產業和他的職分在內，大人全判給了这賽克赫提。賽克赫提被王寵愛得有过於王的一切管事，他同他全家的人都吃到了王的一切好东西。⑤

---

⑤ 本故事共有三个古寫本傳到現在，残缺程度不等，两个流入德國，一个流入英國。它被研究者譯成現代文字已不只一次，在这个英譯本出現前，以英國 F. Ll. Griffith 的英譯为最完备。此外，Fr. Vogelsang 關於它著有：“Kommentar zu den Klagen des Bauern” (Leipzig, 1913)，是个有詳細註釋考証的德文譯本，出版於我們現在所根据的英譯本之后。

⑥ 英文本此处只作“第九王朝”。我們因这第九王朝是處於古王國和中王國之間，埃及已非統一王國时的一个朝代，所以增加了几个相应的字。至於篇中第九王朝的王名 能否保證它就是這個王

朝的作品，尙不可知。

- ③ 本篇各原本开头的地方均已殘缺。
- ④ 賽克赫提和亥木提当是古埃及語，义为（一般的）農民和（受大地主等役使和保护的）僱工。篇中第一个亥木提下面的“僱工”二字同首行地名下的“鹽鄉”二字一样，都是英譯者所加。
- ⑤ 亥撒賽坦，希臘語称为 Herakleopolis，今称 Almas，在 Fayum 湖稍南。第九和第十王朝的王全住在这里，不再以下埃及即三角洲的孟斐斯城为首都了。
- ⑥ Fayum 湖岸。此湖到第十二王朝时方受到人工管制。湖水至今味咸。
- ⑦ 古寫本中每次都有賽克赫提所說的好听的祝詞；这个英譯本却因为文已殘缺，未能全都譯出來。
- ⑧ 故事結束處，各本也殘缺不全。这里轉譯的是这个英譯本補寫之語。

## 遭難的水手<sup>①</sup>

中王國時代第十二王朝作品<sup>②</sup>

聰明的僕人說，“我的主人，您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我們現在回國了；我們在船上蹲了那麼久，而且划了那麼多天的槳，船終於碰着陸地了。所有的人都歡天喜地，把我們一個挨一個地擁抱。而況我們是在身體健康中回來的呢，一個人也不缺少；雖然我們曾經走到娃娃特<sup>③</sup>的尽头，而且穿行了杉木特地方，我們却平安無事地回來了，看啊，我們返還自己的故鄉了啊。我的主人啊，請听我談吧；您以外，我可沒有其他的庇護者了。您洗一下身上，並且用水洗洗您的手指頭；然後就去把這故事稟告陛下吧。”

他的主人回答說，“原來是你還想繼續胡說亂道！可是，一個人的嘴有時候雖然救得了自己的命，他所說的話有時候却反而害得自己狼狽不堪。你一定要隨着自己的心意走么？把你想說的話安安靜靜地講來好了。”

水手回答說，“我所碰到的事，我所親自碰到的事，現在我要談一談。當初我是前往法老的礦區，我下海坐的



是一條一百五十肘長、四十肘寬的船，船上載着埃及的最好的水兵一百五十名，這些人都見過天地，心比獅子還剛強。他們有的說不會碰到逆風，有的說連大風也不會有。不料我們行近陸地時候居然起了大風，這風所掀起的浪頭高到八肘。我啊，我总算抓住了一片木頭；船上的人却都喪了命，一個沒留。浪頭把我沖上一個海島，這以後，我孤伶伶過了三天，除了自己的心別無伴侶。我躺在一個叢林中，樹蔭把我遮蓋住。既而我才把手腳往外伸，試探着找點可吃的東西。我在那里找到無花果和葡萄，找到各式各樣可吃的野菜、漿果、穎果，找到一切品種的瓜，以及魚和禽鳥。什麼東西也不缺啊。我吃得很飽；我滿滿地抱了一堆，吃不下的，我都剩在地上了。我又掘了一個坑，點了一堆火，對眾神獻了火焚祭。

“忽然間我聽見一陣聲音轟轟地像雷響，我還以為是海里的波浪聲呢。樹索索抖，地也震動。等我探頭一看，只見有一條蛇正向我爬近。這蛇足有三十肘長，他的鬚鬚長到二肘以上；他混身像是包着黃金，他的顏色又像是真正的琉璃。他把他整個身子盤在我面前。

“既而當我臉靠地，身子伏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張開嘴對我說，‘什麼東西把你帶來的呀，什麼東西把你這小傢伙帶來的呀？假使你不快點說是什麼東西把你帶到這個海島上來，那麼我可就要叫你知道，你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將會像火苗那樣一下子就無影無蹤，如果你不告訴我一些在你以前我還沒聽說過或者不知道的事情。’

“於是他把我銜在嘴里，运到他的住所，一点不讓我碰伤地把我放下來。我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四肢百体絲毫也未损伤。那时我臉靠着地，身子伏在他面前，他大張着嘴對我說，‘什么东西把你帶來的呀，什么东西把你这小家伙帶來的呀，什么东西把你帶到大海中間，四边都是波浪的这个小島上面的呀？’

“我於是回答他的話，我垂着兩臂在他面前對他說，‘我奉了王命，坐船到礦區去走一遭，这条船是一百五十肘長，四十肘寬。船上載着一百五十名最好的埃及水手，他們都見過天地，心比獅子還剛強。他們有的說不會碰到逆風，有的說連大風也不會有。論心里的机灵和手膀子的气力，他們一个比一个高，而我本人也不在他們誰以下。我們在海上正走着，一股風暴對我們襲來。我們還沒法子靠岸的時候，風勢已經變得更猛，浪頭有八肘高。我啊，我抓住了一片木頭，船上的人都一無例外喪了命，只剩下我在水上漂了三天。看看此刻在您面前的我吧，我是個被海浪帶到这个小島上面的人。’

“他於是對我說，‘小家伙，你不用怕，不用怕，你臉上不必帶愁容。既然你來到我这里，這就是神意要你活下去呢。因為能把你帶到有福者所住的这个海島上來的只有天神，这里可是什麼東西也不缺，一切好東西都應有盡有。要知道，現在你可得一個月又一個月地住下去，到你在这个島上住足四個月為止。那時候將要有一隻船由眾水手從你的本國開到，你將要同他們一道離開此地回傢

的本國，而且你日后去世是將要在你的本城中。

“談天是一樁樂事，嘗到這種滋味的就能度過他的苦痛。所以我來把這個島上的情形講給你听听吧。我有兄弟們和子女們圍繞着在這裡度日；我們連子女和親屬一共是七十五頭蛇；只有一個年輕的姑娘我還沒提，她是機緣帶來我這裡的，天火却降在她身上，把她燒成灰了。

“至於你啊，只要你身強體壯，而且你的心忍耐等候着，你必定會把自己的子女摟在懷中，而且同你的妻兒擁抱。你必定會回返你那裝滿一切好東西的家舍，重見你的本鄉土，並且在那里你的親人當中生活下去。”

“我於是屈身對他行禮，拿頭觸他面前的地。‘看啊，我方才對您說過一切了。將來我必定要對法老談到您的存在，我必定要使他知道您的偉大，而且我必定要把聖油和香料，以及神廟中敬一切神所用的燃香送來給您。除此而外，我還一定要談到我現在所看見的這一切（這該感謝他），而且一定要憑着全地的富足說話贊美您。我將要為您殺驢獻祭，我將要替您拔光禽鳥的羽毛，而且我將要給您送來多少船埃及的種種寶物，這是對於一位神，對於居住在無人知的遠國中的一位人類之友所應該做到的。’

“他對我所說的話發出了微笑，因為他心裡有一個想法，他對我說出來道：‘論香料，你可並不算富有，因為你所有的都不過是普通的燃香。我呢，我却是朋特<sup>④</sup>這個方土的小王，我有的是各種香料。只有你剛才說要送來

給我的油，不是此島常見的東西罷了。但是，你離開這裡以後，你就再也看不見此島了；此島將要變成波浪了。’

“看啊，如同蛇對我所講過的那樣，有只船駛近了，我登上一棵高樹，極力去看明白船上有些什麼人。我於是去把這件事告訴那蛇，他却早已知道了。他便對我說，‘再見了，再見了，小家伙，你回到自己家裡，同你的子女們再相見，而且在你的本城從此出了好名聲吧；這幾樁就是我為你而發的祝願。’

“我於是對他鞠躬，在他面前舉起我的雙臂，他呢，他給我的禮物是貴重的香料、肉桂、香木、眼圈墨<sup>⑤</sup>、絲栢、大量的乳香、象牙、獬豸、猿以及種種貴重物品。我把這一切裝上那只開來的船，我鞠躬為他祈禱天神。

“他於是對我說，‘看啊，你將要在兩個月以內到達你的國家，你將要同你的子女們擁抱，而且你日後將要在自己的墳墓中長眠。’在這以後，我下到海岸邊那只船前頭，向船上的眾水手呼喚。我還在岸上對這個島的主人以及島上的居住者們行禮致敬。

“等到像蛇所說過的那樣，我們在第二個月以內回來，去到法老的宮廷時，我們將要直趨正殿。我並且將要參見法老，把我從這個島帶回國的種種禮品呈上去。於是法老必定會憑着全地的富足犒勞我。所以我得請您為我派定一名侍從，把我領到王的諸位廷臣那里去。在我又上了陸地以後，在我既眼見和証實了這事以後，求您對我垂青吧。求您傾聽我的祈求吧，因為肯聽人呼喚乃是一件

好事。从前有人对我說，‘做一个聪明人吧，这样你就会得到尊榮’，看啊，现在我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了。”

这是把見於一个寫本的文字 从头到尾 錄完。錄寫人是巧指司書阿曼尼—阿曼—阿阿；願他在活潑、財富和健康中生活下去！

---

① 这个英譯本的編譯人說，本故事只有一个寫本傳下來，是聖彼得堡皇家博物院 Hermitage 的收藏品，至今存於列寧格勒國家博物館。它有戈蘭尼謝夫和馬斯伯樂兩家的譯本。前人的法文譯本（W. Golénischeff: “Le conte du naufrage”, 1912）曾在开罗出版。

② 由駁語中書手的名字的風格看來，本篇可以定为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3年）早期，故即 Dankhkara或Amenemhat 第一世开創对外貿易时的作品。史學家所稱的中王國則指第十一至第十三王朝（公元前約2200—1700年）而言。

③ 即努比亞。埃及中王國和新王國时代皆曾征服其地。

④ 朋特是古埃及人給东非洲海岸一部分土地的名称。

⑤ 古埃及非但人而且神的偶像和神聖动物也塗“眼圖靈”（Kohl）去化粧。

## 撒奈哈特歷險記<sup>①</sup>

中王國時代第十二王朝作品<sup>②</sup>

世襲親王，御璽官，王密友，法官，異方人关卡守衛使，王室忠愛知己，王家侍从官撒奈哈特說——

当年我身为王的侍从官，兼世襲公主，大寵人，今犹在卡奈費尔与王子阿曼埃木哈特同宮居住的太子妃昂克海特—烏賽尔台散的内宮侍从官，为我主效劳奔走。<sup>③</sup>

第三十年，苞菲月<sup>④</sup>，初七日，帝入於碧空<sup>⑤</sup>——賽海泰帕卜拉王飛升於天，与日輪相会——上帝之侍从者謁見其創造主去矣。宮廷寂靜無声，王屬換穿喪服，大闕緊閉，廷臣匍匐地上，人众素服屏息。

陛下先已派遣了中有貴族參加的一支大軍往泰美胡（利比亞）地方，主帥是他的兒子和繼位人，善良的帝王烏賽尔台散。其時他正班師而歸，帶着生擒的俘虜和种种牲畜不計其數。宮廷众諸議急派人西下，把內廷發生之事稟告今王。報信人須在半路上迎着他，而且当晚就得到他面前：事情迫不及待了。“鷹帶着众随从飛走了。”報信人这样說，免得把真情在軍中洩露。大軍中任指揮

的众王子虽然送口信来，他也不曾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谈什么话。当时我正站在附近，他说话时我听见了他的声音。我便往远处逃走，我心里发跳，我两臂无力，我四肢战慄。我立刻转身拔脚就跑，想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我鑽进两个丛林之间，等他们先过去。我这才转向南方，非因我还想同这个宫廷——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宣战——甚至也并非我在这位君主大行以后还想活下去；我离开那棵小无花果树<sup>⑥</sup>，我到了西·赛乃费卢，而且在开敞的野地里休息下来。早晨我才继续前进，赶上了一个从大路边缘上过去的人。因为他对我感觉害怕，他求我饶恕他。傍晚我走得靠近了克海尔阿豪（？古开罗），我借着一个木筏，连槳也没有就渡过河<sup>⑦</sup>。西风吹送着我，我渡到对岸东边的阿庫探石場和紅山（盖貝耳—阿哈麻尔）女主，亥黎特女神的方地。我於是徒步向北逃亡，到达了为抵抗撒提人<sup>⑧</sup>而造的王子城垣。生怕被每天换班、在堡壘頂上担任看守的衛士們所見，我就蹲在一个丛林中。我在黑夜里行走，天亮时我到了配但，转变方向朝开謨尔峡谷前进。这时候口渴逼着我走个不停，既而我干渴到極点，喉嚨發窄，我自己对自己說，“这是將死的味道咯。”当我打起了精神，加增了气力的时候，我听见人声和牛叫声。我看见一些撒提人，其中的一个正是那个埃及之友，同我素來相識。看啊，他給我水喝，替我煮牛奶，我同他到他帳棚里去；他們待我很好，而且众部落把我輾轉遞送。我至於僧，到达阿狄木（伊东）<sup>⑨</sup>之地。

等到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了，阿穆昂希——他是上坦努的土王——叫人把我找去，而且对我说：“你同我来住吧，这样你就可以听到埃及語了。”他对我这样說是因为他已經知道了我的才能和听說了我的声望，而这是由於在他那里住的一些埃及人为我作了証人。看啊，他对我說，“你是为了什么原因來此的呢？是否宫廷中發生事情了？是否兩地之王，賽海泰帕卜拉升天了呀？此事發生的情形尙無人知道呢。”我却躲躲閃閃地回答他，說，“我从塔麻胡地方來的时候，我心里改变主意了，如果我是逃出來的，这可並非因为我有什么悔恨，只好走上当亡命者的路子；我一向不曾有虧职守，我嘴里从沒說过伤人的話，我决未听从任何不良的劝告，我的名字始終沒到过一名縣長的口中。我簡直不知道，我是被什么东西引到这个地方來的呀。”阿穆昂希便說，“这是帝（埃及王）的意志把你引來的，因为一地如果沒有了这位卓越的帝还成什么样子呢，这位帝正是異方諸地所畏懼，就像瘟疫流行之年它們畏懼賽克亥特神那样。”我对他發話，回答說，“莫怪罪我吧。这位帝之子現已進宮承繼了父位。他是一位誰也比不了的帝，他是前所未有的。他是智慧的大师，他的計劃高強，他的决策卓越，對於無論來或去的人他一律善意对待；当他的父親还活在宫里的时候，他就征服过異族的方士，他父親規定他去办的事，他都办到了交了差。他是个勇敢的男兒，舞動自己的刀攻打；他是个剛強的漢子，無人能同他比拟；他一見野蠻人就扑过去，他一碰到



破坏者便奋不顾身；他能折断号角和使旁人的手变得無方可使；誰被他一打中，就再举不起盾牌。他不懂得害怕，他好打碎人的头顱，他一到人前誰也抵擋不住。他的腿飛快，善於追人家，結果人家的性命；从他面前逃跑，誰也到不了自己的家。他的心到時候便勇猛起來；他是个用爪子扑打的雄獅，从不会掉轉身去。他不讓憐惜進他的心門；他見了成羣的敌人，決不放走哪怕一个。他是个瞧見抵抗便往前扑的剛強好漢；他是个最喜欢追捕野蛮人的趕趕武夫。他抓得住敌人的盾牌，他会橫冲直撞，他每打必中，無需举第二次手，他擅長殺斫，誰也轉移不了他的矛头；他一拉弓，野蛮人像狗一般逃躲他的手臂；原因是那位偉大的女神給了他本領去打击凡不認識她的人；他向前的時候，什么也不饒；他背后假使有东西，也一样不輕輕放过。他是个甜美的友人，懂得怎么去博取旁人的愛；他的方士愛他勝於愛自己，喜欢他甚於喜欢自己的神；男男女女都是一聽見他呼喚就向他奔。他是一生下來就治民的王；他自己剛出生便增加了人畜的生殖，真是唯一的存在，神聖的本質，这个方士心甘情願受他治理。他擴張了南疆，但是並不貪圖北土；他不殺伐撒提人，也不把奈茂曉人压垮。如果他駕幸这里，你可务必要發揮你对他陛下所表示的忠敬，使他知道你的姓名。因为他對於服从他的方士決不会拒絕施恩。”

他又回答我說，“埃及誠然使人能够安居樂業；看啊，你却离开它远了，而当你在我这里的時候，我一定好好待

你就是了。”他便叫他的子女們來見我，他嫁了長女作我的妻，他还給了我全部土地中最好的土地，甚且是那同別一个地方交界处的最好的土地。那里有無花果和葡萄；有酒比水还普通；蜂蜜丰富，橄欖众多；樹木上結着种种鮮果；还有不計其数的大麥、小麥和各种牲畜。当这位土王封了我，和把我立为他最好的土地上一个部落的土王之时，他賞賜我的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东西呀。我天天有一份經常的面餅和葡萄酒、煮过的肉、燻烤过的禽鳥，乃至我自己捕獲和我的众狗所捉到的而外、众人呈獻給我的野禽獸。他們为我制造許多奶油，准备各种牛乳。我度过了許多年，我的孩子都長大成人，每人統治着一个部落了。当一名使者到宫廷去或者从宫廷來的时候，他总会繞道去見我；因为我肯帮每一个人的忙。我取水給口渴的人喝，我把道路指点給迷路者，我救护被搶劫的人。撒提人远出攻打旁的地方的土王侯，去把他們打退的时候，他們的出师总是由我规划；原因是我受坦努土王之命，当了許多年他的士兵們的將軍。我在自己所攻打的每一个方土上成了优胜者，我夺取牲畜，我擄獲封臣，我帶走奴隸，我用我的刀、我的弓、我的進軍和我的好計策，殺戮庶民。在我的那位土王心上，我真是个佼佼者；他每逢領会到我的威能出众，必对我表示爱寵，見到我的兩臂力大，必把我擡举到他的子女上头。

其后坦努有个优胜者<sup>⑨</sup>到我的帳棚去挑战：他已經战敗全國，所以是个勇猛無敌的人。他說，“噢撒奈哈特來

同我斗吧”；这是因为他有心打倒我，他心想把我的牲畜夺去给他的部落，土王却为我参谋。我说，“我同他素不相识。论身分我确实比他不上，所以我一直把自己保持得离开他远远的。我何尝去打开过他的门户，或者踰越过他的籬牆？他看见我就起了一种羡慕而又妒嫉的心；他想必以为我只像是一只挤在母牛堆里的小牛，被公牛一碰便倒吧？假如他不是个白道伊人，不是个善斗的白道伊人，而又想来损害我，从中取利，那么讓我們倆来把事情交付判决好了。真正的公牛喜欢打仗，虛浮自誇的公牛才会因为怕比赛而背轉身；只要他有心一斗，讓他把他認為滿意的情況說出來就是了。上帝会忘記他所規定的事么，他所規定的事还怎样才能为人所知呢？”我於是臥下；等我休息过了，我就把我的弓上了弦，我拔出我的匕首，我磨光我的諸般武器。黎明时，坦努全地的人都到場了；它集合了它的众部落，而且叫去了所有鄰近的人民，众人什么也不談了，只談這場惡斗。每一顆心在为我燃燒，男子們和女子們全高声喊叫；因为所有的心为我着急，他們說，“願意同他相斗的强壯人还有第二个么？看啊，这个敌手他是拿着一塊盾牌、一柄战斧和一束标槍呢。”於是我挑動他進攻；他射出的箭却被我躲开，白白打中了地面。我同他越來越靠近，他向我身上扑，我这才向他發箭。我这支箭射進了他的头頸，他失声喊叫，臉朝天蹣倒；我就拿起他的矛刺進他的身体，脚踩着他的背發出战胜的吼声。当本方土所有的人們欢騰不已的时候，我以及他所

压迫的众封臣齐向曼圖神<sup>①</sup>致謝。这位土王阿穆昂希拥抱我。我於是帶走敌人的財物而且赶走他的牲畜，他想对我做到的事，倒是我对他做到了；我接收了他帳棚里的东西，我毀掉他的住所。歲月往前推移，我倉庫里的財宝和我的牲畜，數目也加增了。

### 給埃及王的陈情書<sup>②</sup>

“看啊，神为我这个信賴他的人所做到的事吧。我曾一度逃走，現在宮廷中却有个人为我作見證。我曾一度逃走当了亡命之徒，現在宮廷中一切的人却都給我好名声。在我自己几乎餓死以后，現在我有餅可以周济四周圍的人。从前我裸体离开本鄉土，現在我身穿細布衣服。我当过無人侍从的流浪者，現在我拥有許多的農奴。我宅第精美，我土地廣闊，對於我的紀念已經奠定在一切神庙中。伏求您寬恕這場逃遁吧，庶几我仍能任职宮廷，庶几我得見我所嚮往之地。假若我的身体能在我出生的地方灌漑防腐，那將是一件多么大的好事！只要能回到那里，便是幸福呀。我曾对上帝献祭，求他賞賜我这个恩典。一个遁入異方的人，他心里多么苦痛。求您倾听这个在远方的人的祈禱，許他重返他的出生之地，他一度离去之地吧。

“祈禱埃及王对我施恩，使我在他的恩典中活下去。我並且謹向宮廷中居住的圣地之女主致我的忠敬之忧；

祈禱我能聽到關於她的子女們的消息。能如此，我的四肢百體將會變年輕。現在老年對我來到，衰弱占據賤躬，我兩眼沉重，我兩臂無力，我的腿不想挪動，我的心變得遲緩。死亡逼近我了，人們不久就得送我進永生之城。祈求允許我仍舊侍從一切之女主（王后，他從前的女主人）；看啊！祈求她把她的子女們的美好情況賜聞；祈求她給我帶來永生。”

於是真福克海配爾卡拉王陛下，對於我向他表示的這件願望有所曉諭。陛下把王的禮物送去給我，借此去擴大他這名僕人的心，就像他擴大任何一個異方省分那樣；而且宮廷中王的眾子女紛紛同我通信。

### 准許我这陈情者重回埃及的諭旨

“霍盧斯<sup>③</sup>，一切誕生者之生命，王冠主，一切誕生者之生命，上下埃及之王，克海配爾卡拉，太陽之子，活到永生的阿曼埃木哈特<sup>④</sup>——諭令侍從官撒奈哈特曰：看啊，王為了使你知悉他的意志，將這道諭旨送去給你。

“雖然你曾周遊由阿狄木到坦努為止諸異方，並且隨你心意由此國轉入彼國，看啊，你哪里行過，或不得已行過不當之事？而況你從未出過不遜之言；當以往你在貴族會議中發言而被人否認時，你即不再發言，哪怕有人要求你。因此，你如今既然已將你心頭的這件事思索過；你便不許再變心；因為宮廷中你這位天（王后）依然堅定不

移，她玉体安康，她享受着我地王國中最好的供奉，而且她的众子女皆安居於宮廷各殿中。

“令你將你所有的一切財物和你身边的一切人悉數舍棄。令你到达埃及時瞻仰宮廷，你進入宮廷時在大殿前泥首；並且令你在众御侶中任首席。看啊，你將日益老邁；你之精力將銳減，你將惦念着已身行將入土的那一天。你將見自己進入有福者的境地，在你擦抹防腐油之夕，將有人用塔依特<sup>⑥</sup>手中的裹布纏裹你身。安葬之日，众人將跟在你身後為你送喪，且前去視察你的墳墓；你將裝殮在鑲金棺柩中，頭面遍塗藍色，松柏天蓋將覆於你身，众公牛拽你行走，歌唱隊在你身前开路，舞着喪舞。众哭喪者將伏在你墓門前高唱向神獻祭的祝禱；众人並且將在你的墳穴門前為你宰殺祭牲；你的尖塔將是白石鑿成，位於王家子女們的众尖塔之間。如此你將不至於死於異鄉，不至於由阿木人之手埋葬；你入土時將非一張羊皮裹身；你進墳墓時所有的人皆將以手捶地，對你的軀體号哭。”

這道諭旨送到我那里之時，我正在自己的部落里面。它被宣讀給我听，我便投身在塵埃中，抓土往頭髮里洒；於是我繞着我的帳棚轉圈，興高采烈，而且說，“我这个曾經懷抱着反抗心逃到異地來的臣僕，哪里配受這樣的待遇？有了您對我的這場破格的拯救和饒我一死的恩典，您就使得我可以在宮廷里了結我這一生了。”

## 答复这道諭旨的狀文

“侍从官撒奈哈特謹奏：伏乞您以超过一切的和平心情，考慮臣在愚昧中逃亡到这里來的这樁举动，您，善良的上帝，兩地之主，拉神所鍾愛者，受寵於提比斯城<sup>①</sup>之主曼圖神者，於諸地王冠之主阿曼神者，於賽貝克、拉、霍盧斯、哈特厚尔、阿特穆諸神，以及彼之同伴諸神者，於扫普度、奈費尔比烏、撒木賽圖、东方之主和在您头上統治着的御蛇之主霍盧斯諸神者，於百川的諸神者，於閩、沙漠地的霍盧斯、朋特之女主烏尔利特、努特、哈尔奈克赫特、拉，於埃及全地和大海中諸島嶼之一切神灵者啊。願众神把生命与和平注入您的鼻孔，願他們把他們的恩賜滿載您身，願他們給您以無止境的永生，無边界的恒存。願荒野各地对您的恐怖倍增。願您征服日輪所周行的全地。这是您把他从一个異方救援出來的賤僕对他的主人的祈禱。

“明智的王呀，陛下秉着尊为人君的智慧所發的明智的語言，您的賤僕豈敢談。即令只把它背誦一遍也是一樁天大之事。善於完成所着手的事同拉神一般無二的大神呀，我算得了什么承他为我打算？我竟是蒙他眷顧以及蒙他为之張羅一切的人們之一么？您的威嚴同霍盧斯神的一般，您兩只手臂的力量伸展到一切方土。

“求陛下把阿德麻的馬其、克含提开疏的堪提奧烏

希和凡克胡<sup>①</sup>兩地的坦努傳去一問；这几名土王都是由於爱戴您可以把过去發生的一切事替我作証的。坦努全地豈不是相信它屬於您就像您的狗么？看啊，我的这樁逃亡之举：当初我心里並無此意；而是就像夢的導引，如同一个阿代黑（三角洲）的人看見自己到了阿部（爱賴方廷城），如同一个埃及平原上的人看見自己到了沙漠中。談不到恐懼，也並無何物在我后面逼迫，我並未听从誰的兇惡的陰謀，我的名字也不會被人从縣長的口中听到；然而我肢体走動，我双足起行，我的心拉扯我；是我的神命令了這場逃亡，他揪着我走个不停；然而我現在决不倔强下去了。一个人看見了本鄉土还会害怕么？拉神把人們對您的畏懼散佈在全地，把人們對您的懾服散佈在每一个異方。看啊，我現在等於到了宮廷里，看啊，我等於到了這地方；瞧啊！您就是那高高处在全部地平綫之上者；太陽由於您欢喜才东升，百川之水由於您的意志才被飲用，天上的風由於您的吩咐才呼吸。

“对您稟奏的我，一准把自己的財物拋下給这个方土上我的后代。至於現今前去的这名送信人，只求陛下随意处置，因为一个人的存活是全靠您所給的呼吸。拉、霍盧斯、哈特厚尔諸神所鍾爱的您呀；提比斯城之主曼圖神願望您的尊貴鼻孔永远存活。”

我在牙阿擺酒筵去把我的財物傳給我的下輩。我的部落交給我的長子去領導，我的全部財物成為他的，我所



給他的是我的糧谷和我的全部牲畜，我的果木和我的全部可愛的樹木。等我啓了程向南行走而且到达了霍盧斯的路口時，担任衛戍的那名武官便派了一個送信人到宮廷去報信。我王陛下派去了王田眾農夫的好總監以及船若干只，這些船上載着王的禮物，是贈給那些把我護送到霍盧斯路口的眾撒提人的。我喚了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同他談話，把指定給誰的禮物交給誰。我受了而且還了敬禮，我沿路繼續這樣做直到我安抵特海圖城。

在大地發亮，新的一天開始的時候，有四個人來召我；此四人把我領到宮廷。我雙手落地致了敬禮；王的眾子站在庭院中把我迎接：領我進殿的廷臣們帶我朝着王的正宮走去。

我發見國王陛下坐在淡金大殿里的一張大寶座上。我於是放倒身子肚子貼着地；我走到他面前，他這位神明之君却認不出我是誰了。他溫和地向我問話，但是我彷彿一下子已經兩眼全瞎，神志昏迷，四肢無力，心不在腔子里，認識到了生和死的區別。國王陛下對一個王友說，“扶他起來，叫他同我說話呀。”國王陛下又說，“看啊，你如今來了，你踐踏過荒野，你當過流浪者了。如今衰頹降落在你身，高齡將你据為己有；你的軀體如果能灌藥防腐，你如果可以不由派德提烏人之手埋葬，那可就非同小可。不要，千萬不要靜默無言呀；報你的名呀；是不是惶恐將你阻攔住了？”我答言，“我惶恐來着，我主將說什麼話要我回答呀？並非我把上帝打擊坏人的手惹上了身，而是自己

的身体恐怖就像能使人突然死去的那种。看啊，我如今在您面前了；您就是生命；陛下，您为所欲为吧。”

王的众女被叫進來，我王陛下对王后說，“你看啊，撒奈哈特來了，他的样子是撒提人所养成的一个阿穆人了呢。”

王后大叫一声，王的众女在陛下面前則異口同声說道，“王啊，我主，这的的确确不是他呀。”我王陛下說，“这的的确确是他呢。”於是她們把她們的項圈、她們的節，和她們的搖响器拿在她們手里，在陛下面前把它們使用起來；她們唱：

王啊，祝願您兩隻御手幸福；

祝願天后的裝飾品物長在。<sup>⑩</sup>

祝願努布女神把生命注入您鼻孔；

祝願您航行南、北时，众星的女主把您保佑。

一切智慧出自陛下您的口中；

您的蛇盤在您的額上，您能驅除災害。

拉神，众地之主啊，您的心平靜下來了；

众地向您呼吁如同呼吁万物的女主那样。

您的号角結实，

您的箭射出去如同飛。

求您賞賜呼吸給这个沒有呼吸的人；

求您賞賜好东西給这个旅行者，这个派德提人，

撒奈哈特，他当年生在埃及本土，

却因为对您感到畏懼而逃走，

却因为对您感到恐怖逃出此方。

他不是一見您的容顏，臉便蒼白了么；

他不是兩眼一看到您便怕起來了么。

我王陛下說，“叫他不必怕，叫他擺脫掉恐怖之情吧。令他在众貴族中任王友；把他安置在众廷臣的圈子中。你們到褒獎殿去，替他問明他所應得的財富吧。”

等我出了宮廷的時候，王的众子都過來同我握手；其後我們一同步行到了大闕前。我被安插在一位王之子的府第里，那里有精美的什物，有一處乘涼的地方，有入倉的收穫品，還有白宮的財寶、王的衛護官穿的服裝、乳香，以及王和王所鍾愛的貴族們才許使用的最上等香料，擺在了每一間廳堂中。众僕役各有所司。

老迈从我的四肢百体撤走：有人为我整容和剃去我的長髮；我遍身的污濁隨着以往所穿的奈茂曉衣服一並委棄在荒野。我改穿細麻布，我塗抹了埃及的精制油；我睡覺有了牀。我把沙土遺棄給臥在沙土上的人們，把樹油遺棄給只有這種油可擦之輩。本屬於一位王友的一所農奴主的府第現在給了我。它的各个房子中備有上好的什物，它的全部木料一律去旧更新。宮廷里的飲食一天三四回端給我用；此外還有王的众子女給我的禮物永遠送不完。在众尖塔堆里为我造了一座尖塔。建筑工人的總監管丈量地皮；總司庫管記錄；造神廟的石匠担任鑿石墻，填地工人的头目动手搬磚；凡能使建築物結实的東西那里都用上了。撥給我若干名農夫；还在我的府第前

面为我造了一所花園連帶其中的各个園地，样式一概以一位王友的花園为依归。我的雕像上面鑲着黃金，这像的腰帶是淡金的質地；这是陛下他諭令鑄造的。對於一个身分低的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

但願我能承受王的恩寵直到我死那一天。④

这是把見於原寫本的文字从头到尾錄完。

- 
- ① 本篇有三个殘本傳下來。第一个卷子本入了柏林，开头处所缺之文，研究家用另一个卷子本和一件石灰石刻补足。这个英譯本利用了各國學者先已發表的翻譯和研究成果。
- ② 篇中的故王賽海泰帕卜拉和今王烏賽尔台散，的確是第十二王朝的創立者阿曼埃木哈特第一世和第二世。本篇被英譯者認為这个王朝的作品，原因就在这兒。
- ③ 故王在去世前已經多年退休，由今王執政。
- ④ 苞非是古埃及曆第一季第二月之名。每年分三季，每季分四月。
- ⑤ 入於碧空的“帝”（英文作 the god，亦可譯“神”），飛升於天的“王”，和其下的“上帝（亦可譯“神”）的侍从者”，都是指埃及王而言。本篇以下屢稱王為“帝”（神），為“拉（太陽）神”；且稱王后為“女天”。再者：古埃及人相信人不但有个“卡”（ka）魂，而且有个“巴”（ba）魂；王的“巴”魂是鷹形，所以也能飛上天去。以下“昂普、瓦塔兩兄弟”篇末亦云某王“飛升於天”。
- ⑥ 这棵無花果樹 当是生在三角洲 西边 Aa-tenen（今称 Batoun）那地方的。撒奈哈特又為“無花果樹之子”。這樹是被人崇拜的聖樹。
- ⑦ 尼羅河。
- ⑧ 亞洲人。
- ⑨ 敘利亞的東南角。
- ⑩ 來挑戰的坦努人當是住在平原的坦努人，其人与住在巴力斯坦山

地面收容了撒奈哈特的上坦努人招致对。

- ⑪ 曼圖 ( Mentu ) 当是牛头或鹭头, 好战和使人生畏的神。
- ⑫ 这一行是英譯者所加。
- ⑬ 霍盧斯也是一种太陽神。
- ⑭ 此处各称谓均为对阿曼埃本哈特称谓之詞。
- ⑮ 塔依特是“細麻布女神”, 女織神。
- ⑯ 提比斯城号称“百門”, 是中王國和新王國諸王的首都。
- ⑰ 英譯者說 凡克胡人当即腓尼基人。他又說 請求埃及王傳問这些土王不可解。
- ⑱ 歌兒头兩行和第七第八兩行都是分別对王和女王說的; 第三第四兩行或許也是如此。
- ⑲ 英譯者根据这末了一句, 以为本篇当是撒奈哈特生前口述, 叫人記錄下來的真实文件。他还認為其人当是故王的庶子, 他在父親死后怕哥哥要把他害死, 所以逃亡。英譯者甚且認為將來可能發現其人的墳墓, 从其中得到材料証实本篇的許多情節。

## 占領尤巴城<sup>①</sup>

新王國時代第十八王朝作品<sup>②</sup>

〔曼克海配尔拉王在位时，有一次，尤巴城的众王臣反叛；王說，“讓塔胡提阿率領他手下的步兵，去把这万惡的尤巴敌人滅掉吧。”他又把侍从叫了一名去，說，“你去把我那根有神通的大杖暗藏在塔胡提阿的輜重中，以便我的威能可以与他一同前去。”

塔胡提阿率領着法老的全体步兵开到尤巴附近以后，他派人到尤巴敌人那里去說，“看啊，曼克海配尔拉王陛下現在把这支大軍全部开來打你了；但是，我的心同你的心如果一致，那还能怎样呢？你务必出來一趟，我倆在野外談一談，大家見見面吧。”塔胡提阿便帶了他的一些人前往；尤巴敌人也到了，他所帶的御者却是个忠於埃及王的人。塔胡提阿在离开众兵士远远的地方安了一座大帳棚，他們就在那里面交談起來。塔胡提阿事先已經准备了二百只大口袋——內裝繩索和木鐮鈎——还做了一只更大的革袋，內裝一付銅鐮鈎——以及許多大筐：这些袋和筐全运去放在他的帳棚中，而且擺得像是一些筐

子里裝了喂馬的芻料。当尤巴敌人同塔胡提阿一同喝着酒，他帶去的人們也在同法老的步兵一同喝酒作乐。〕<sup>①</sup>等到他們吃罢酒席的时候，塔胡提阿对尤巴敌人說，“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趁我同你城的妇孺还在一道的时候，派誰去叫我的人把他們的馬帶來喂它們吃料，或者派一名阿普穰跑着去找他們也行<sup>②</sup>。”既而他們來到了，他們把那些馬的脚拴起來，才喂馬吃料；这时候有一个人發見了曼克海配尔拉（塔胡特麥斯第三世）<sup>③</sup>的大杖，便去报告塔胡提阿。尤巴敌人立刻对塔胡提阿說，“曼克海配尔拉的这根名叫‘……陶特奈費尔’<sup>④</sup>的大杖，我很想仔細看一看。憑了曼克海配尔拉王的‘卡’魂，这根杖今天到了你手上；現在你做件好事，把它取來給我吧。”塔胡提阿照办了，他叫人把曼克海配尔拉王的大杖拿了來。他一把揪住尤巴敌人的衣服，站了起來，說，“看我呀，尤巴敌人；这便是可怖的雄獅，賽克亥特神之子，他的父拉神賜給他以威武和精力的曼克海配尔拉王的大杖。”於是他举起他的手，〔揮杖〕打中尤巴敌人的額头，敌人無能为力地在他面前蹣倒了。他把他裝進那只革袋，用手铐和四环的脚鐐戴在他的手足上。他吩咐人把那二百只口袋騰空拿了去，叫二百名兵士鉆進袋子里，空子用繩索和木鐐铐塞滿，袋口用封条封上，然后加上繩網和抬走所用的扁担。他指派了所有的强壯的步兵，一共六百名把它們抬上，對他們說，“等你們進入城中的时候，就把袋子解开，並且活捉住城里的众居民，快快把木鐐铐加在他們身上吧。”

於是有一個人出去對尤巴敵人的御者說，“你的主人已經被打倒了；你去對你的主母說吧，‘報告一個好消息！蘇太克赫<sup>①</sup>把塔胡提阿連同他的妻子和兒女都交給我們了；看啊，他們進貢的第一批物品送到了’，你逗她這樣去看待那兩百只口袋，里面其實却是滿裝着人和繩索、鐐銬的。”他便走在眾人之先去驅主母歡喜，口說“塔胡提阿被我們捉住嘍。”城的眾門迎着步兵們打開了：他們進了城，他們解開了所抬的東西，他們活捉了城里大大小小的人，他們很快地把繩索和鐐銬加在這些居民身上；法老的威力奪取了那座城了。<sup>②</sup>塔胡提阿休息一下以後，派人到埃及稟告他的主人曼克海配爾拉王說，“請您高興吧，因為您的好父親阿曼神已經把尤巴敵人連同他的人民以及他的城都交給您了。所以請您派人來把他們當俘虜押解回去吧，以便您可以使得眾神之王，您父阿曼·拉的神廟中充滿了男女僕役，而且使他們永遠拜倒在您的足下。”

① 這篇的原本今藏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編號為“哈里斯 500”。

② 公元前約 1700 年頃，埃及被亞洲的黑克索斯人征服。約一百年以後，黑克索斯人的統治才被推翻，第十七王朝成立。到了第十八王朝，突特摩昔斯第三世的時候，埃及非但又一度把努巴並據為己有，而且聲威遠及敘利亞和美索波達米亞。第十九王朝是埃及強大昌盛的終點；第二十王朝是它日益衰頹的起頭。第二十六王朝時，它的文化和政治勢力一度復興；但公元前 525 年因被波斯人征服而失去民族獨立。這第十八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約 1600—525）為新王國時代。（有些史學家却只把第十八至第二十三王朝算作新王國，這猶如一說以第十一至第十三王朝，而排



一說只以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为中王國，一說以第一至第六王朝，而別一說只以第三至第六王朝为古王國。) 本故事的主人公塔胡提阿正是上記第十八王朝突特摩昔斯第三世的一員大將；英譯者把它定为第十八王朝当时的人所寫作的。但俄文譯本却寧以为它成於第十九王朝拉買斯二世（公元前 1317—1251）时。这第二說似乎更慎重。

- ③ 我們所轉譯的英譯本云，原卷开头处已殘，以前的文字是英譯者所加，現於起訖处用〔 〕符号标明。
- ④ 阿普梭作何解，不詳。
- ⑤ 括弧中的字必是英譯者所加；塔胡特麥斯 (Tahutmes) 即突特摩昔斯 (Thutmose, Титмос)。
- ⑥ 杖名前半原卷漫漶不可識。
- ⑦ 苏太克赫 (Sutekh) 是賽特 (Set) 神的称号之一。
- ⑧ 塔胡提阿墓中的品物已出土多种，其中最名貴的是个落入法國人之手的金盤，盤上除花紋外尚有長銘，譯之即知它是埃及王賜給其人的“卡”魂在墳墓中使用之物：

“上下埃及王拉·曼克海爾爾賞賜世襲統領，聖父，上帝鍾愛者，使王心对一切異方及大海中諸島嶼感到滿足者，使倉庫中琉璃、琥珀金、黄金充盈者，一切異方护衛官，軍旅护衛官，兩地善良金主及其卡魂所褒獎者，王家司書 故塔胡提阿，以示褒獎之物。”

## 厄运被註定的王子①

新王國时代第十八王朝末叶作品②

从前有一位王沒有子嗣；他心里愁苦，就禱告周圍的众神求个孩兒。众神判決可以給他一个。后来他的妻怀孕期滿，生下了一个男孩。於是众哈特厚尔女神③前來宣告孩子的命运；她們說，“他得死於一头鱷魚，或者一条蛇，或者一只狗。”那时候站在旁边的人們听到这句话了，他們便去稟告國王陛下。國王因此大大悲伤。國王吩咐人在沙漠上造了一所府第；府第里配备了許多僕人和王家的一切好东西，使这孩子可以用不着外出。等到这孩子長大，他走上屋頂，看見了一只狗；那只狗跟在路上一个走路的人背后。孩子对他身旁的侍童說，“路上走着的那个人，那身后跟着一件什么东西呀？”侍童回答他，“那是一只狗。”孩子对他說，“也找那样一只來給我吧。”侍童去把这番話告給國王听。王說，“找个小哈巴狗給他吧，省得他心里煩悶。”看啊，人們把狗找去給他了。

等到后来歲月加增，这小孩四肢百体長大了的时候，他送了一个信兒給他父親，說，“喂，憑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呢？既然我註定了非遭三種厄運不可，那就讓我随心所欲好了。听憑上帝按照他的心意去作吧。”他們同意了他所說的這一切，給了他各式各樣的武器，還讓他的狗跟隨他，他們把他領到東郊，對他說，“看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了。”他的狗陪着他，他往北方走，在荒野里任意逍遙，那時候他是吃着野地里最好的野味過活的。他來到那哈拉依那<sup>④</sup>的酋長那里了。

看啊，那哈拉依那的這位酋長別無子嗣，只有一個女兒。看啊，還有一所房子是為她而造的；房子的七十個窗戶，離開地面有七十肘。酋長曾把克哈魯全地所有眾酋長的兒子們叫去，對他們說，“誰能爬上我女兒的窗戶，我女兒就作誰的妻子。”

這些事情發生以後許多天，當他們正照例每日不辭勞苦往上爬的時候，這位青年人騎馬從他們旁邊走過。他們把他請進他們那所房子，招呼他洗了澡，替他喂了他的馬匹，拿來種種好東西給他，他們在他身上敷了香膏，他們在他腳上塗了油，他們把他們自己吃的東西分給他吃。他們對他說，“好青年，你從何處來呀？”他對他們說，“我是埃及地方一位官長的兒子；我母早已去世，我父另娶了妻房；她養了子女以後，越來越恨我，所以我從她眼前走開，当了流亡者。”他們都擁抱他，同他接吻。

過了許多天以後，他對眾青年說，“你們在這裡干什么事呢？”他們對他說，“我們是這麼度光陰：我們天天往上爬，誰能爬到那哈拉依那酋長女兒的窗戶，酋長就把她

嫁給誰。”他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樂意的話，讓我去看看情況，以後我也同你們一道爬吧。”他們照着每天的样子去爬：這個青年遠遠地站着看；那哈拉依那酋長的女兒臉對着他們。過了一天，這些酋長的兒子又去爬，青年便跟着他們爬。他向上爬，一直爬到了那哈拉依那酋長女兒的窗戶口。她便同他接吻，和他互相擁抱。

有個人去討她的父親歡喜，對他說，“那些人裏頭有一個爬到您女兒的窗戶了啊。”王追問這個報信的人，說，“這是哪一位王的兒子呢？”他回答他，“這是一位官的兒子，他從埃及地逃出來當了亡命者，以便躲避他那養了子女的后媽。”那哈拉依那酋長非常生氣；他說，“我當真會把我女兒給一個埃及亡命者么？叫他从哪里來就回哪里好了。”有個人便去對青年說，“你从哪里來就回哪里去吧。”姑娘却拉住他的手不放；她憑了天神發誓，說，“求拉·哈拉克赫提神為我作見證，只要有人把他从我這裡帶走，我就不吃不喝，我就要在一個小時之內死了去。”送信人把她所說的話全稟告了她父親。王便趁青年還在他那所房子里的時候，派人去把他殺死。姑娘却說，“求拉神替我作見證，只要有誰把他殺死，我就要在日落以前自殺。如果我同他別離，我就連一個小時也不再活下去。”有人去稟告了她的父親。王便差人把青年和姑娘一同叫去。青年到了王面前的時候，滿心害怕。王却擁抱他，吻他的全身，說，“啊！告訴我你是誰吧；看啊，我已經把你當自己的兒子看待了。”他對他說，“我是埃及地方一位官長的

兒子；我母已死，我父娶了后妻；她恨起我來，我为了躲开她，逃出來当了流浪人。”王於是把女兒給了他为妻；他还給他房子一所、農奴若干名、田地若干畝，以及牲畜和种种好东西。

这些事情發生以后过了許多天，青年对他的妻子說，“我註定了要死於三种厄运：一头鱷魚、一条蛇和一只狗。”她对他說，“那么叫人把你所帶的那只狗弄死吧。”他回答她說，“我决不弄死我的狗，它是我把它从小帶大的呀。”她很替她的丈夫擔憂，她不讓他單獨出去。

有个人随了这青年朝埃及地方走，为了到那个國家去遊歷。看啊，河<sup>⑤</sup>里有一头鱷魚，它爬到了青年所在的那座城边兒上了。城里住着一位大力士。这位大力士是不甘心讓鱷魚白白逃走。大力士把鱷魚綁起來的时候，才出去在外面走走；等太陽出來的时候，大力士便回到他的房子<sup>④</sup>里去。他每日如此，过了足有兩个月那么多天。

这件事情發生以后过了許多天，青年坐在家里<sup>⑦</sup>过着很快乐的一日，夜晚來臨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牀上，不由睡着了；他的妻便倒滿一盆牛奶，放在他身边。其时有一条蛇从它的洞里出來要咬这青年；看啊，青年的妻子却正坐在他身旁呢，她並未躺下。众僕人立即把牛奶端給蛇，蛇喝了，醉了，仰着身子倒在那里了<sup>⑧</sup>。他的妻子於是用她的短刀戳了几下，把它弄死了。众人喚醒了她的丈夫，他很驚奇；她对他說，“看啊，你的上帝已經把你的一個厄运交到你手里了；他必定会把其他的也交給你呢。”



### 牛奶引蛇

他对上帝献了祭，赞美他，而且一日又一日颂扬他的神差。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过了许多天，青年出门在归他所有的田地上散步。他并非独自前去，看啊，他的狗跟着他呢。他的狗跑到一边去追赶野物，他便在狗的背后跟着。他到了河，随着狗下河了。其时那头鱷鱼跑出来，把他带到了大力士那里。鱷鱼对青年说，“我是要你性命的东西，跟在你后头……。”

纸草卷子到这里中断。

① 本篇原写本是大英博物馆所藏“哈里斯 500”中的一篇。这个英译本所特别利用的则是更前发表的Maspero氏的法译和Griffith

氏的研究。

- ② 本篇里面的王子漫遊到那哈拉依那酋長的方土，而且很受欢迎。研究者从这上头着眼，以为可以断定本篇是寫作於第十八王朝埃及人在亞洲的軍事進展已經到了幼發拉底河上游，而且这个王朝的阿曼霍泰普第三世在位，埃及与远方和平往來之时。
- ③ 哈特厚尔女神在本篇是多数，在“昂普、瓦塔南兄弟”篇才明指是七位。研究家云：哈特厚尔本为女神的通称，后来却把各地方的許多哈特厚尔合成一組和甚至一位普遍的哈特厚尔神。
- ④ 那哈拉依那，大致相当於現時的美索波达米亞。
- ⑤ 指尼罗河。
- ⑥ 大力士到了夜間才把鱷魚綑住，而且自己出去散步，直到太陽东升才回到屋中，这其中緣故据英譯者說可能是由於大力士必需不喪失他的影子方能克服鱷魚，而埃及接近熱帶，東西（例如棕榈樹的主干）到了夏天便几乎不見影子。
- ⑦ 文中本說王子的妻子不讓他独自出去，稍后却又說他同另一个人到了埃及，而且說他与他的妻住在自己的田庄里面。前后不銜接，其間顯然有脫文。
- ⑧ 埃及人至今用牛乳月陀。

## 昂普、瓦塔兩兄弟<sup>①</sup>

新王國时代第十九王朝作品<sup>②</sup>

从前有兄弟倆，是一父一母所生；哥哥名叫昂普，弟弟名叫瓦塔。昂普有一所房屋，还有一个妻子。他那年輕的弟弟却像他的兒子；是他替哥哥做衣服；是他跟在哥哥那些牛后头，把它們赶到田野去；是他在担任耕田；是他收穫小麥；是他替哥哥做田野里的一切活計。看啊，他的弟弟長成了一个优秀的劳动者了，全地無人比得上他；看啊，他身体里住着一位神的灵魂。

自此以后，弟弟每天都照样跟在牛背后放牛；他每天晚上回家，总是揣着种种野草、牛奶和木柴，以及田野里的种种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哥哥面前，哥哥同他的妻子只坐着；他喝点吃点东西，然后就去在他哥哥的牛圈里同牲口去睡覺。破曉的时光，他把他烘得的餅拿去交給哥哥；这才帶上自己所吃的餅下地，把哥哥的牛赶到田野去放青。当他跟在那些牛背后走的时候，它們会对他說，“某处某处青草好呢”；他傾听它們所說的一切，領它們去到它們願意去的好地方。这些走在他前头的牲口長



得異常好，它們大大繁殖起來。

到了田該耕種的時候，他哥哥對他說，“咱們犂耕牛準備一具好的頸轡吧，因為地已經從水里露頭<sup>③</sup>，正適宜耕種了。此外你還得把麥種帶到地里去，因為咱們明天就得開始耕種。”他這樣對弟弟說的；弟弟把一切事情都照着哥哥對他所說的辦到了。

第二天清早，他們帶着他們的東西下地；他們最初工作起來心里非常高興。後來他們在地里麥種不夠用，歇了工，哥哥便打發弟弟，說，“你快去，把麥種從房子里拿來吧。”弟弟到了家，發見他嫂嫂正坐着梳頭。他對嫂嫂說，“您站起來把麥種遞給我，我好跑着回地里去，因為我哥哥直催我趕快呢；可不要耽擱了。”嫂嫂對他說，“你自己

去吧，打開大木箱，隨意拿吧，省得我梳着頭把頭髮放掉。”

青年走進了牛欄，因為有心多取些麥種，他就使一個大的量器去盛；他把它裝滿了小麥和大



他等着嫂嫂給他麥種

麥，揹着走出來。嫂嫂對他說，“需要多少麥種呀，你肩膀上扛的都是么？”他對嫂嫂說，“需要三斗大麥和兩斗小麥，一共五斗；我肩膀上扛的就是這些，”他對嫂嫂是這樣說的。嫂嫂同他攀談起來，說，“你力氣真大，我天天看見你勁兒十足。”她是以青春的識見從心里認識了他。她並且站起來，走到他身旁同他攀談下去，說，“來，同我呆一會兒吧，這於你有好處，我可以做些漂亮衣服給你穿的。”青年一聽嫂嫂對他說了這種壞話，惱怒得彷彿變成了一隻南方的豹子；嫂嫂於是大為害怕。他對她說，“看啊，你對於我就像是母親，你的丈夫對於我就像是父親，因為正是這比我年長的哥哥把我帶大的。你方才對我說的話够多麼丑？不必再對我提它了。因為我決不去講給旁人聽，決不讓旁人嘴里談論這件事。”他舉起原來揹的東西，下地到他哥哥那里去了；他們倆往下工作，大力干自己的活。

後來到了晚上，他哥哥回家來；弟弟跟在牛的背后，身上扛滿了田里的種種東西；他把牛向前趕着，要把它們帶進家里的牛欄中去臥下。看啊，他嫂嫂却因為說了那番話一直害怕呢。她吃了一小包脂肪下肚，假裝挨過一頓毒打，想對丈夫說，“這件壞事是你弟弟做的。”她的丈夫同往常每天一樣，晚上回到家了；他進了屋子；他發見他的妻被人打傷了；她不會給他拿來他照例要用來澆手的水，她也不會把燈点亮放在他面前，他的房子里一片漆黑，她躺在那里病得厲害。丈夫對她說，“誰同你談過話

啦？”看啊，她說，“同我談過話的沒有別人，只有你弟弟。他來拿麥種的時候，發見我正獨自坐在这里；他說，‘來，我們倆呆一會兒吧，把你的頭髮系上吧。’他對我是這樣說的。我並未听从他，我倒對他這樣說，‘看啊，我不就是你的母親，你哥哥不就是你的父親么？’他怕起來了，為了阻攔我對你說出實情，他還打我；如果你還讓他活着，我就非死不可。看啊，現在天晚了，他正回家來；我要把他這種丑話說出來，因為他連在白晝都想胡作非為呢。”④

哥哥變得像一只南方的豹子；他磨磨他的短刀；他把它拿在手里；他站在牛房的門背後，等着今晚他弟弟把牛帶回牛房的時候殺死他。

現在太陽下去了，弟弟像日常的样子把青草揩上了身。他回來了，他那一頭走在最前面的母牛首先進了牛房，那母牛就對她的看管人說，“看哪，你哥哥站在你前面，手拿短刀，想殺死你呢；逃走躲開他吧。”他聽見了這第一只母牛所說的話；而那第二只進去以後，也是這樣說。他往牛欄的門底下張了張；他看見了哥哥的兩只腳；哥哥正站在門背後，手里攢着他的短刀。弟弟把所揩的東西往地上一拋，急忙逃走了；他哥哥便攢着刀在後面追。這時候弟弟向哈拉克赫提拉神呼喊，說，“我的好主！您是能辨別善惡的啊！”拉神停下來，聽見了他的全部呼喊；拉神便佈了一條大河橫在他同他哥哥之間，水里滿是鱷魚。兄弟倆一個在這岸，一個在那岸；哥哥看見自己不會殺死弟弟，就把自己的手打了兩下⑤。他這樣做。弟弟

向那边岸上的哥哥呼喊說，“您一直站到天明吧；等拉神升起來的時候，我將要同您在他面前去講理，他自会把善惡辨別出來。我可永远不同您在一起了；我要离开您所在的地方；我要到膠樹谷<sup>⑥</sup>去了。”

第二天來臨，大地發亮的時候，哈拉克赫提拉神升起，他們倆彼此對看着。青年對他哥哥發言，說，“您還沒聽到我的口中的話，憑什麼就使詭詐想害死我呢？確確實實，我是您的弟弟，而且您就像是我的父親，嫂嫂就像是我的母親：難道不是嗎？確確實實，当我被您打發了去拿麥種的時候，嫂嫂對我說，‘來，同我呆一會兒吧，’然而看啊，這話却被顛倒過來講給您听了。”他讓哥哥弄明白了他同嫂嫂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他對哈拉克赫提拉神起誓，說，“您想使詭詐用短刀害死我，真是一樁令人憎恨的舉動啊。”這青年於是拿出一把短刀，把自己身上的肉割掉一塊，拋入水中，這肉被魚吞吃了。他支持不住；他昏迷過去；這時候他哥哥大罵自己的心；他遠遠地站着哭他弟弟；他想不出辦法渡往他弟弟那邊，因為有那些鱷魚。後來弟弟呼喚他，說，“您既然曾立意做一件壞事，那麼您肯不肯立意做一件好事，也像我願意給您做的呢？您到家以後，自己照顧牲口吧，因為我將要不在您的地方停留了；我這就要到膠樹谷去了。現在說一說要您為我去辦的事吧；這不是旁的，而是將來您如果覺察到我有災難，您就務必去尋找我。將來會發生一件事使我不得不把我的靈魂<sup>⑦</sup>攝取出來，放在那棵膠樹所開的花兒上，等這棵膠

樹被砍倒，我的靈魂落在地上，而你去尋找它的時候，尋了哪怕七年之久也不可以灰心。因為您一定會把它找到的，那時您可千萬把它放到一盞冷水里，等着我再活過來，好去報復那過去所做的錯事。我發生了事情時，您會知道的，這就是說，只要有人把一盞麥酒遞到您手里，而這酒混濁不清；那時候您就不要停留了，因為確確實實要您去辦事了。”

青年前往膠樹谷；他哥哥回到他的家舍；他手抱住頭，他往頭上扔土；他走進他的家舍，他殺了他的妻，他把她扔給惡狗，他坐下來為他弟弟痛哭。

這些事情發生以後許多天，弟弟身在膠樹谷了；他身邊一個旁人也沒有；他獵取荒地里的野獸度着日子，到晚上他才回那棵膠樹臥在它底下，這棵膠樹是把他的靈魂托在它最高的一朵花儿上的。後來他用自己的手在這膠樹谷中為自己造了一所樓房，樓里充滿了種種好東西，使他可以佈置出一個家。

他出到樓外，遇見九神正在巡遊聖土。這九位神交談了一下，他們對他說，“喂！瓦塔，九神的公牛啊，你還是獨自過活么？當初你是為了你哥哥昂普的妻子的緣故，離開本村。看啊，他的妻子已經被殺死了。一切冤屈你的事，你已經向他辯解清了。”眾神很為他難過。哈拉克赫提拉神便對克賀努木神說，“看啊，你捏造一個女人給瓦塔吧，免得他獨自過活。”克賀努木便做了一個女伴陪他同居。她的四肢百體比全國隨便哪個女子都更美。她

含有每一位神的精華。七位哈特厚尔女神去瞧看她；她們異口同聲說，“她可要死得苦。”

瓦塔愛得她異乎尋常，她住在他的房子里；他以獵取荒地里的眾野獸消磨時光，老把它們帶回放在她面前。他說，“你可千万不要到外面去，免得被大海捉去；因為我沒有本領從它手里救你出來，因為我和你一樣是個女人呢；我的靈魂是放在那棵膠樹的一朵花兒的頂上了；如果有人把它找着，我就必需同他廝鬥。”他便把自己心頭的一切都告訴了她。

這些事情發生以後，瓦塔每天照常出去打獵。年輕的女郎就走到房子旁邊那棵膠樹的底下，在那里散步。這時大海看見她了，便掀起浪頭在她後面追趕。她拔起腳來躲避那海浪。她跑進房子里去。大海對那棵膠樹喊叫，說，“啊呀，我多么想捉住她呀！”膠樹取下了她的一縷頭髮，經大海一沖就把那頭髮沖到埃及，拋在法老的漂夫們漂衣服的水上了。這一縷頭髮的氣味入了法老的衣服；有人便對法老的漂夫們發脾氣，說，“法老的衣服里有了膏油氣味啦。”這些人天天受責備，他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法老的漂夫長去到海岸徘徊，他每天聽到對他吵鬧，心里總很難受。既而他停了腳，他立在那片沙子恰巧同水里漂的那縷頭髮面對面，他就叫一個人入水，把頭髮取了給他；這才發現那頭髮上帶着一股氣味，非常香甜。漂夫長把它呈給法老；眾司書和術士應召前往，他們對法老說，“這縷頭髮一定是哈拉克赫提拉神的親生女

身上之物：她身体里含有每一位神的精華，这頭髮就是从異方給您送來的貢物。該派些使者到各个異方去訪求她：至於到膠樹谷去的那名使者，還該有許多人一同去，才能把她帶回。”这时候法老說，“你們適才對我說的話異常之妙。”於是有人被派出去了。以上的情形發生以后許多天，被派往众異方的人都回去对法老有所稟告；唯独前往膠樹谷的人不曾回來，这是因为瓦塔把他們全殺光，只放了其中一人回來向法老报信。法老於是派遣許多人，和步兵、騎兵去取她。里面有一个是女子，她手中帶了好些給女人用的漂亮裝飾品。后來那女郎由她陪着來到，全地的人都为她騰歡。

法老对她異常寵愛，給了她很高的身分；他对她說，要她把她丈夫的情形告訴他。她說，“叫人砍倒那棵膠樹，把它剝成碎塊好了。”於是一些人和兵奉命帶着家伙出發，去把这棵膠樹砍倒；他們到了樹旁，他們把瓦塔的灵魂寄托在上面的那朵花砍掉，瓦塔便忽然摔倒断了气。

第二天來臨，大地發亮的时候，那棵膠樹被砍倒了。瓦塔哥哥昂普正走進他的家舍，洗了手；有人遞給他一盃麥酒，这酒变得混濁不清；有人另遞給他一盃葡萄酒，这酒發出坏味兒。他立即拿起他的手杖，穿上他的皮草鞋和衣裳，並且帶齐他的武器；他动身前往膠樹谷。他進了他弟弟的那座樓，他發見他躺在草席上；他已經死了。当他看見他弟弟确实已死，他就哭起來。他到外边那棵膠

樹——以往他弟弟每天夜晚躺在底下的那棵樹——底下去尋找弟弟的靈魂。他用了三年工夫去尋找，然而找不到。當第四年開始的時候，心里巴望着回埃及了；他說，“我想明天早晨就走。”他心里是這樣說的。

第二天來臨，大地發亮的時候，他正在那棵膠樹底下徘徊；他一直在尋找他弟弟的靈魂。晚上他回到那里，又為了尋找它而努力。他找到了一粒種子。他把它帶回。看啊，這就是他弟弟的靈魂。他取了一盞冷水，把種子投進去；他於是像他平常樣子坐下來。黑夜到來的时候，靈魂吸水；瓦塔四肢發抖，眼望着他哥哥；他的靈魂在盞子里呢。既而昂普把里面有他弟弟的靈魂的這盞冷水拿起；瓦塔喝了它，他的靈魂便又站在它的原地方，他又變成他向來的樣子了。兄弟二人互相擁抱，他們一道談天。

瓦塔對哥哥說，“看啊，我就要變為一头具有種種美征的公牛了；它的來歷誰也不知道，您千萬要坐在我背上。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得去到我妻子那里以便對她答辯；您千萬要把我帶到法老的地方去。因為那時候人們將做出種種於您有好處的事；因為有人一見您把我獻給法老，便把銀子和金子往你身上堆，因為我成了一件大祥瑞，全地的人將為我騰歡。而且你定會回到村里來的。”

第二天來臨，大地發亮的時候，瓦塔變作他對哥哥說過的那個形狀了。昂普坐在他背上，一直等到天大亮。他來到法老的地方，有人把關於他的事稟告法老；法老觀看了他一番，對他異常高興。法老給他預備了許多隆重的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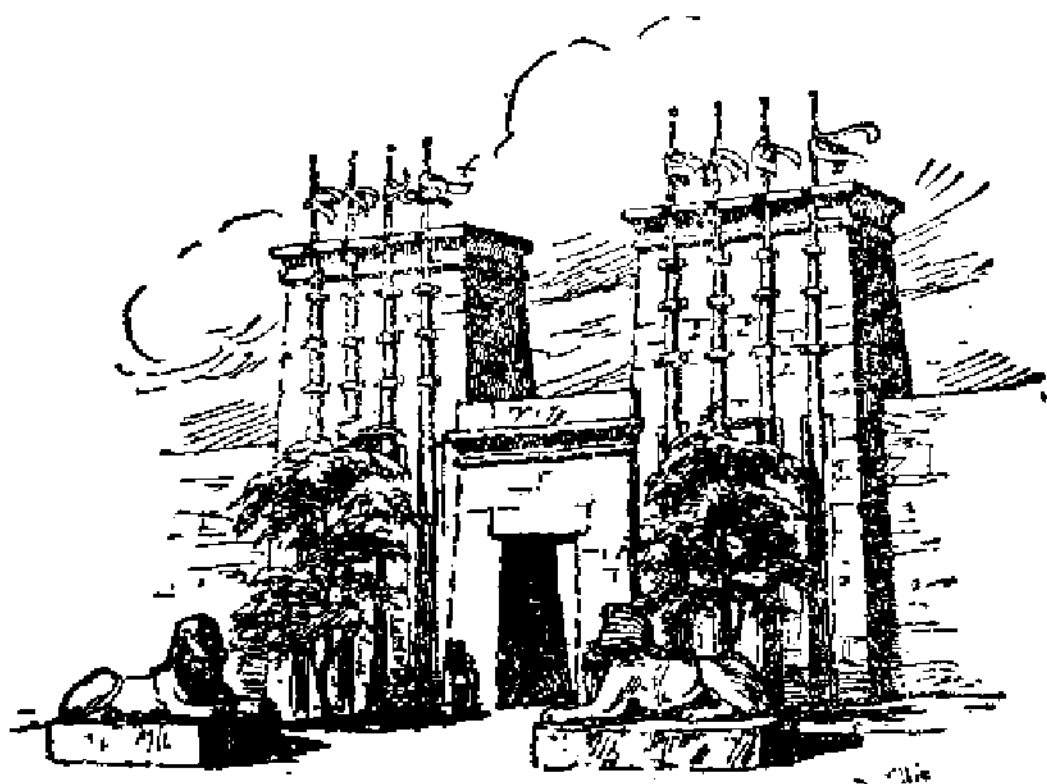


物，說，“一件大的奇事出現了。”全地為了他騰歡。人們拿金銀饋贈他哥哥，他哥哥回到本村去安居去了。他們撥給公牛許多人和東西，法老異常寵愛他，超出了全境之內的一切。

這些事情發生以後許多天，公牛進了一個釀解過的場所；他站在王妃所去到的地方；他便開始對王妃發言，說，“看啊，我還活着呢。”王妃對他說，“請問，你是誰呀？”他對王妃說，“我是瓦塔。當初你為了不讓我活，出主意叫他們毀掉我住的那棵膠樹的時候，我是知道的。看啊，我還活着呢，我是像一头公牛了。”王妃听了她丈夫對她說的話，心里異常害怕。他便從那釀解過的場所走了出去。

這天法老坐着同她玩樂；她在法老的桌旁，法老非常喜歡她。她便對法老說，“憑着上帝對我起個誓，說，‘無論你說什麼話，我為了你都情願依從。’”他听取了她說的一切，甚至這一椿。“那头牛毫無用處，讓我吃掉他的肝吧”；她是对他這樣說的。法老听了異常發愁，法老的心因此極其痛苦。第二天來臨，大地發亮的時候，人們宣告了要舉行對公牛獻禮的大慶典。法老派了一名屠夫長前去，把公牛殺掉當祭牲。等公牛已經被宰，扛在人們肩膀上的時候，他却搖動頭頸，落下了兩滴鮮血在法老的兩扇大門前。一滴落在這一边，法老的這扇大門前，一滴落在那扇大門前。這兩滴血長成兩棵大貝爾賽阿樹，每棵都很美。

有個人去稟告法老，“法老的宮門兩邊，在夜里長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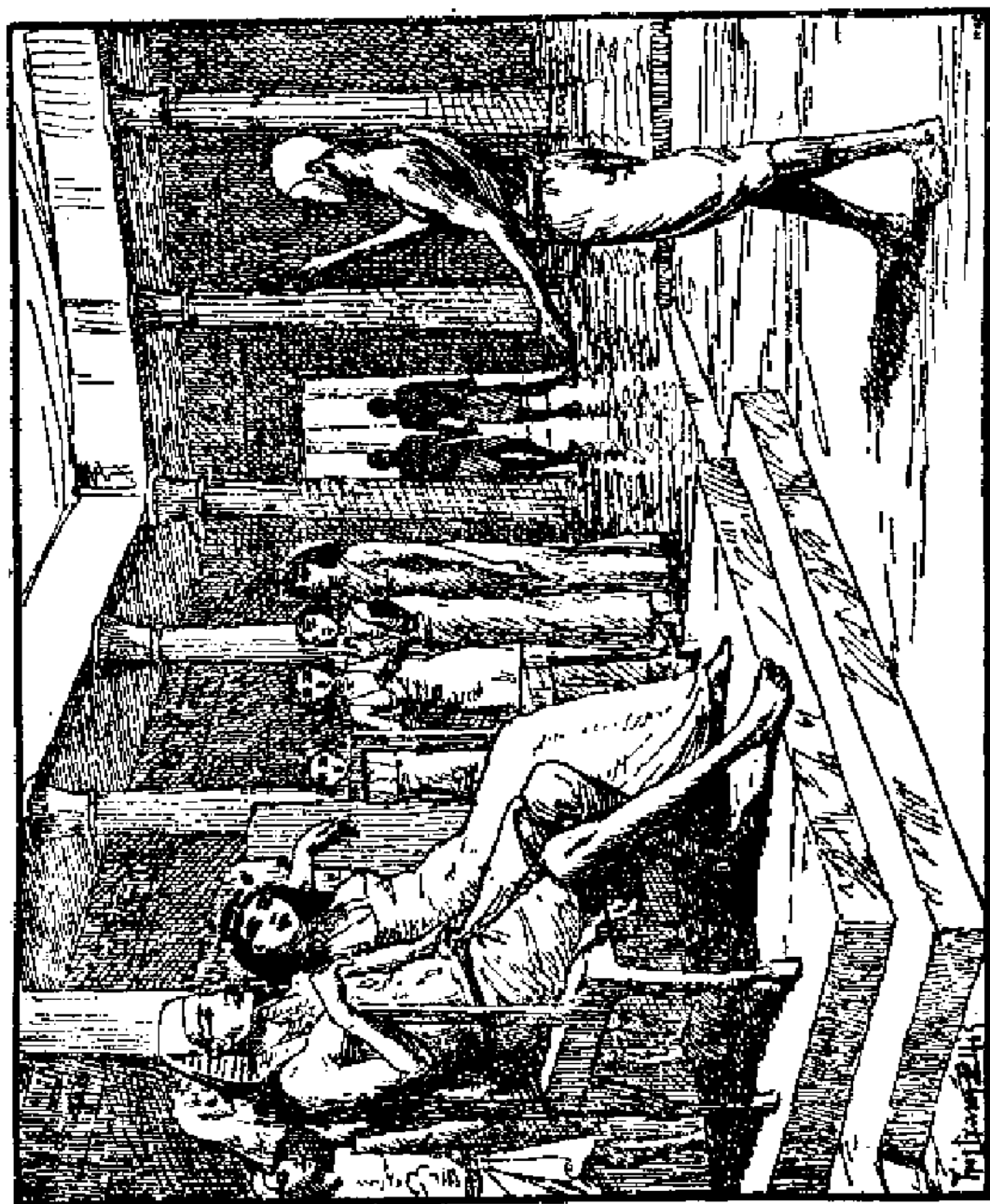
瓦塔所变的貝尔賽阿樹

的兩棵貝尔賽阿樹，是个祥瑞。”全國为兩棵樹騰欢，兩樹受到獻礼。

这些事情發生以后許多天，法老头戴藍冠，頸帶花束，乘坐淡金車<sup>⑥</sup>，出宮去看那貝尔賽阿樹，王妃也騎馬而出，跟在法老背后。法老在其中一棵貝尔賽阿樹脚坐下來，那樹便这样对他的妻子說：“你这奸詐的女人呀，我是瓦塔，我还活着呢，保管我受了逼害。我知道是誰劝法老把我的住所旁边那棵膠樹砍倒的。后来我变成公牛，讓人殺我的又是你。”

这些事情發生以后許多天，王妃站在法老的桌旁，法

判 播 愛 妃 妃 王



老覺得很喜歡她。她又對法老說，“憑着上帝對我起個誓，說，‘王妃對我說的話，我為了她都情願依從。’”他聽了她所說的一切。他下令說，“砍倒這兩棵貝爾賽阿樹，把它們解成像樣的厚板吧。”他聽從了她所說的一切。後來法老又派去一些熟練的匠人，把法老的這兩棵貝爾賽阿樹砍倒了；王妃——法老的妻子站着旁觀，他們做到了她心里對於那樹想要做的一切<sup>⑨</sup>。但有一小片木头飛起來，進了王妃的口；王妃吞了它，許多天以後她養下一子<sup>⑩</sup>。有個人去稟告法老說，“為您養了一個兒子了。”人們把孩子抱來，給他一名乳娘和几名僕役；全國都為他騰歡。為他命名的那一天，法老坐在那里滿心歡喜，當時法老對他疼愛到極點，把他升為庫希王子。

這些事情發生以後又過了許多日子，法老封他為一國的嗣君。又過了許多時候，那時他已經當了許多年嗣君，法老升了天。嗣君說，“把大臣們召來見我吧，我要把自己的全部遭遇講給他們知道。”眾人並且把他的妻子也帶到他面前，他當面審問了她，而且眾人的意見同他一致。他們又把他的哥哥帶到他那里，他封哥哥為一國的嗣君。他當了埃及王三十年，他病故了，在他安葬的那一天，他的哥哥代替了他的位置。

為了卡加布金庫司書兼法老金庫司書，以及為了霍拉司書和麥頓普特司書的卡魂，靜心地精錄完畢。本卷所有人阿奈那司書寫。對本卷出言詆毀者，願塔胡提阿責罰他。<sup>⑪</sup>

- ① 这篇著名的故事，只有一个古寫本保存下來，現在英國。本集採用的是 Griffith 的英譯，編者尽可能不改动它。篇名原只作“昂普和瓦塔”，我們因功的譯本多称它为“兩兄弟”，所以把这三个字也添上了。
- ② 本篇得到現在的惟一古卷子本，本为賽圖第三世当他是皇儲時之所有，因此是第十九王朝的东西。本集的編譯者却又以为它的前半文筆寫實，当是第十八王朝的旧作；后半一件神怪接着另一件神怪，格調同上半迥乎不同，才是十九王朝的人所增。
- ③ 每年洪水汎濫后所現出的地，在埃及有“地脊”之称。
- ④ 英文本編者指出这篇故事的前半同古希伯來人約瑟的故事 有很相似之处。案：約瑟故事見“旧約”“創世記”第三十七及第三十九章；昂普的妻子所說的“同我呆一會兒吧”，意思就同那故事里的“与我同寢吧”是一样。
- ⑤ 兩只手緊起來互相搓打的姿勢，在此处表示憤怒的意思。
- ⑥ 膠樹谷大概是在海那边的敘利亞。
- ⑦ 这里英文譯为 soul 而我們轉譯为“灵魂”的是古埃及原文 hati，不是 ba，也不是 ka。
- ⑧ “藍冠”是法老的武冠，皮質，上有鍍化过的銅鱗。“淡金”即琥珀金，通常用它裝飾王車。
- ⑨ 瓦塔的妻子兩次对王提出要求所用的办法，英文本編譯者指出是早於以斯帖和希律王的女兒的故事中所描寫的。案：以斯帖的故事見“旧約”里的“以斯帖記”，希律王女兒要求施洗者約翰的头，故事更有名，見“新約”里的“馬可福音”第六章。
- ⑩ 本故事后半篇中瓦塔三次死而復活的情節，英文本編譯者認為脫胎於神話無疑，至於是埃及本土还是外來亞洲的神話：則尚難斷定。
- ⑪ “遭難的水手”和“撒奈哈特歷險記”兩篇的跋都寫明自己是从头到尾依照別本添錄；本篇的跋不但不这样講，反而出言恐嚇想毀謗它的人。英文本編譯者因此更加相信，本篇的內容有相当大的部分乃时代較晚的人所增。

## 賽特那和魔術書<sup>①</sup>

第十九王朝旧作，普托來門統治期改寫<sup>②</sup>

〔偉大的烏賽爾麻阿特拉(拉麥賽斯)大王有个兒子名叫賽特那·克哈埃木烏阿斯特，他是一位优異的司書，精通古代的一切寫作。他聽說孟斐斯的墓地里，埋藏着特厚特赫神<sup>③</sup>的咒術書，人憑借这卷書就能控制天地，和使自己听懂一切鳥獸的語言。他帶領他的兄弟昂海霍尔埃盧出去尋找这卷書；當他們找到了王之子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即上下埃及的王麥爾奈布普塔赫之子的墳墓時，賽特那便打開它進去了。

在墓中的是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他的妻阿胡拉的卡魂也與他同在；因為她雖然葬在科普陶斯城，但是她愛她的丈夫，她的卡魂隨着丈夫住到孟斐斯來了。賽特那看見這一对夫婦面對着他們的供品坐在那里，二人中間放着那卷書。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對賽特那說，“你这个这样打開我的墳墓進來的人是誰呀？”他說，“我是賽特那，永生的烏賽爾麻阿特拉大王之子，我來為的是現在我看見擺在你們二位之間的那卷書。”那奈費爾卡普塔赫說，“這

卷書可不能給你。”賽特那說，“但是我要把它搶走。”

於是阿胡拉對賽特那說，“莫取這卷書；因為它會帶給你災禍，就同當初它帶給我們一樣。你聽一聽我們為它所受的罪吧。”④

### 阿胡拉講的故事

“我倆本是麥爾奈布普塔赫王的兩個兒女，他極其疼愛我們，因為他並無其他的孩兒；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住在他的宮廷里，身分是全國的嗣君。等我倆長大成人，王對王后說，‘我想讓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同一位將軍的女兒結婚，讓阿胡拉同別一位將軍的兒子結婚。’王后說，‘不，他是嗣君，讓他照嗣君的樣子同他的妹妹結婚才好，配得上他的就沒有第二個。’王說，‘這不合理；他們還是同將軍的子女結婚好。’

“王后說，‘倒是你不該對我這樣。’”⑤王回答，‘既然我只有這一兒一女，讓他們倆結婚果然對么？我還是想讓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同一位將軍的女兒結婚，讓阿胡拉同另一位將軍的兒子結婚。在以往，我們這個家族時常這樣做的。’

“有一次，當一個大宴會在王面前舉行的時候，有人把我接了去。我心里很亂，舉止全不像平常的樣兒。王對我說，‘阿胡拉，你是不是打發過一個人到我這裡來辦這樣一件很遺憾的事，說“叫我同哥哥結婚吧”？’我對父親說，‘哎呀，讓我同一位將軍的兒子結婚，讓我哥哥同另一

位武官的女兒結婚吧，咱們这个家族一向常是这样的呢。’我就笑了<sup>④</sup>，王也笑了。王便吩咐宮廷的總管，‘叫人在今天晚上把阿胡拉送到那奈費爾卡普塔赫的府里去吧，還得帶上種種好東西陪送她。’於是他們就把我送去給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作了妻子；王並且命令他們給了我金和銀的餽禮以及宮里的許多東西。

“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同我度着歡樂的日子，得到了宮里的許多禮物；我們彼此很相愛。等到我要生育的時候，他們稟告了王，王大為歡喜；他給我送去許多東西，以及一份包括上等金銀和布匹在內的賞賜。月份一滿，我養下了此刻在你面前的這個小孩，他們給他起名字叫麥爾阿布，把他登記在‘生命殿’的卷冊里头。

“我哥哥 那奈費爾卡普塔赫 到孟斐斯去參拜陵墓的時候，他別的都不顧，只管讀着眾王墓窖中的寫刻、生命殿里的碑板以及見於華表上的銘文，他在這些寫刻上大用其功。那里有一位祭司，名叫奈昔普塔赫；當那奈費爾卡普塔赫走進一座神殿去祈禱的時候，他恰巧走在这位祭司的背后，口誦着眾神殿上面的銘辭。祭司對他作出鄙夷不屑的樣子，並且發出笑聲。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對他說，‘你為什麼笑我？’他答，‘我不會笑你，但是如果我恰巧笑了你，那就是笑你讀這種無價值的寫刻。既然你这么貪讀寫作，到我面前來吧，我可以指點你去到特厚特赫神親手寫的一卷書所在的地方，而這卷書是會把你帶到眾神那里去的。你讀了其中兩幅的時候，你就能控制天、地、



無底淵<sup>①</sup>、众山嶽，以及大海，你就能听懂天空的鳥以及大地上各种爬行动物所說的語言；你还会看到深水里的魚，因为那时將會有一名神差到場把魚从深处拿出來。你讀完第二幅的时候，你即使已經身在鬼魂世界，你也会变回你以往在大地上的原形。你还会看見太陽在天上發光，以及所有的天神和圓圓的明月。’

“那奈費尔卡普塔赫說，‘王的生命在上！只要你肯把我送到这卷書的所在地，你說出任何一件要做的事，我都替你做。’祭司回答他，‘既然你想去到这卷書的所在地，你就得給我一百塊銀子作我將來的治喪費，而且你得筹措好，叫人將來把我埋葬得像是一位富足的祭司。’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便呼喚他的跟人，叫他拿一百塊銀子給了那祭司；他还叫众人照那祭司的意思办，把他所要的每一件东西都給了他。祭司这才对他說，‘这卷書是放在科普陶斯城，大河当中一个鉄箱里的；鉄箱里有个銅箱；銅箱里有个無花果木箱；無花果木箱里有个象牙和黑檀木箱；象牙和黑檀木箱里有个銀箱；銀箱里有个金箱，金箱里所放的便是这卷書。那放書的箱子上纏繞着一些蛇、蠍子和其他一切爬虫；箱子旁边还守着一條不死的蛇。’当祭司告訴了那奈費尔卡普塔赫这一番話的时候，他簡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他高兴到了極点。

“等他从神殿出來的时候，他把所遇見的事全部告訴了我。他說，‘我要到科普陶斯城去了，因为我一定要取这卷書；我不願意再在北方停留了。’我說，‘讓我劝阻

你吧，因为你这是替自己找苦惱，而且会使我在这狄拜城受苦的。’我用手扯住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不放他去科普陶斯，可是他並不听我劝；他到了王面前，把那位祭司所說的一切稟告了王。王問他‘你需要什么呢？’他答，‘請叫人把御舟連帶它的一切东西都交給我好了，因为我要帶着阿胡拉和她的小男孩麥尔阿布一同南行，立即去取那卷書。’人們便把御舟連帶上面的一切东西交給他，我們隨同他到了港口，从那里逆流而上，駛到科普陶斯。

“科普陶斯的姨昔斯女神的众祭司和姨昔斯的大祭司，立刻就來到我們那里，迎接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他們的妻子們也來迎接我。我們進了姨昔斯和哈尔波克拉泰斯<sup>③</sup>的庙；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帶去一头牛、一只鵝和一些酒，在科普陶斯的姨昔斯和哈尔波克拉泰斯前献了火焚祭和飲祭。人們把我們領到一所很精致的府第，其中备有一切好东西；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在那里消磨了四天光陰，同科普陶斯的姨昔斯的众祭司宴会，姨昔斯众祭司的妻子們則陪着我作乐。

“第五天的早晨到了，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叫了一位祭司到他面前，还用咒術造了一間船艙，里面滿載着造出來的船夫和船具。他在这船艙上放了一道符，使它有生命，还給了那些人以呼吸，然后把这艙室沉到水里去。他把御舟裝滿沙子，同我告別，由港口开走：我却坐在科普陶斯的河边，看着他会得怎么样。他在御舟上說，‘伙子們，为我工作吧，直到到达了那卷書的所在地。’这些人便不



击 蛇

分晝夜地操勞；等他們在三天里到达該地的时候，他把沙子揚出去，在河里鋪了一个淺灘。他於是發見那个放書的箱子<sup>⑨</sup>上果然蠕着一些蛇、蠍子和各种爬虫；他还發見箱子周圍果然守着一條不死的蛇。他放一道符在箱子周圍那些蠕着的蛇、蠍子和各种爬虫身上，使它們不会跑出來。他这才走向那條不死的蛇同它决斗。他把它殺死；那蛇却又活了，有了新軀殼。他同它斗了第二次，它又复活了，有了第三次的軀殼。后来他把它斬成兩段，洒些沙子在兩段之間，不叫它再現形。

“那奈費尔卡普塔赫於是走到他發現那只箱子的所在。他除去鉄箱上的东西，把它打开；他看見一个銅箱，又把銅箱打开；他看見一个無花果木箱，又把無花果木箱打开；他看見一个象牙和黑檀木箱，又把它打开；又看見一

个銀箱，又把它打开來；又看見一个金箱；他打开这金箱，就發現了那卷書放在里面。他把書从金箱里取出來，讀了其中第一幅咒語。他果然能够控制天和地、無底淵、众山嶽，以及大海；他而且听懂了天空的鳥、深水的魚，以及山中的獸所說的一切語言。他讀了另一幅咒語，便看見太陽在天空發光，以及所有的众天神和圓圓的明月，乃至众星宿的原形；他还看見了深水里的魚，因为有个神差到場把它們从水里拿上來了。他於是對着他所制造出來、从港口帶來的佚子們唸了一遍咒語，對他們說道，‘为我工作，把我送回原來的地方吧。’他們便不分晝夜地工作，这样他就回到科普陶斯城的河边，我坐着的地方；我一直什么东西也不會喝、不會吃，什么事也不會干，坐在那里直像一个進了墳墓的人。

“我於是告訴那奈費爾卡普塔赫，我要看看我們花費了这么多氣力弄來的这卷書。他把書遞到我手里；我讀了其中的一幅咒語時，我也能够控制天和地、無底淵、众山嶽，以及大海；我也听懂了天空的鳥、深水的魚，以及山中的獸所說的一切語言。我讀了另一幅咒語，我就看見太陽在天空發光，以及所有的众天神和圓圓的明月，乃至众星宿的原形；我还看見了深水里的魚，因为有个神差到場把它們从水里拿上來了。我因为不会寫字<sup>⑨</sup>，我就請求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來抄寫，他是个很好的書手，而且是个博学多識的書手呀；他要了一張新的蘆草紙，把他面前那一卷書里的一切騰寫在上面。他还把这張紙放在麥酒里浸，和

把上面的文字冲洗到酒汁里去；因为他知道，只要这酒把文字冲洗掉，他喝下去，他就能通晓这寫本里的一切了。

“我們就在那一天回到科普陶斯，在姨昔斯和哈尔波克拉泰斯前擺了酒筵。然后我們去到港口，开了船，往科普陶斯以北行駛。當我們在路上走着的时候，特厚特赫神發覺了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对这卷書所行的一切。特厚特赫急忙告訴拉神說，‘請您知道吧，我的書和我的啓示可全入了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之手了。他硬闖進我的地方，行了搶，劫走我的箱子以及里面的寫本，並且殺死我那箱子的守衛。’拉神回答他，‘現在他到了你面前了，你捕拿他和他的全体親屬吧。’他便把天上的神差派一名下去，發下命令說：‘決不許放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和他的全体親屬平安回到孟斐斯。’在这一小时以后，小男孩麥尔阿布从御舟舵楼的甲板往外走，墜入河中；小孩呼喚拉神，岸上的人个个高声喊叫。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出到艙外边，对他唸了咒；他把孩子的身体取上來了，这是因为有个神差把这孩子举到了水面。他又对孩子唸了另一道咒，使他說出了他所遭到的一切事以及特厚特赫在拉神面前所講的話。

“我們帶着这孩子回到科普陶斯。我們把他送進嘉宮，叫了些人到他身旁，指定一个人用葯料塗灌他的屍体；我們把他当作一个偉大、高貴的人物那样裝入棺柩，葬在科普陶斯的墓地。

“我哥哥那奈費尔卡普塔赫說，‘我們到下游去吧，我

們不要耽擱了，因為王還不曾聽說這男孩的遭遇，他心里必會因此悲傷。’我們便去到港口，開了船，不再停留在科普陶斯以北。當我們駛到小男孩麥爾阿布墜水之处的時候，我從御舟舵樓的甲板往外走，落入水中。人們呼喚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他從御舟的艙室出來了；他對我唸了一道咒，把我的身體取上來了，這是因為有個神差把我舉到了水面。他把我拉出來，對我又唸了一次咒，使我把我所遭遇的一切和特厚特赫在拉神面前所說的話全都告訴了他。他於是帶着我返回科普陶斯，把我送入嘉宮，叫了些人到身旁，指定一個人用葯料塗灌我的屍體，像對一個偉大、高貴的人物那樣，把我放進了我那小孩子麥爾阿布所在的墳墓中。

“他回到港口，往下游開行，不再停留在科普陶斯以北。等他行至我們墜河之处的時候，他對自己說，‘我回返科普陶斯，長眠在他們身邊，豈不更好么？假使不這樣，等我下到孟斐斯，王問起他的兩個後人來，我對他說什么呢？我能對他說“我把您的兩個後人帶往狄拜城，害得他們送了命，我自己却一直活着，而且活着到达了孟斐斯”么？’他於是叫人拿給他一匹有條紋的細麻布；他做了一條帶子，把那卷書綑緊，然後把它綁在自己身上。於是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從御舟舵樓的甲板往外走，沉入河中。他呼喚拉神；岸上所有的人齊聲大喊，說，‘大禍啊！慘禍啊！那位無比的好書手和能人，他果真沒命了么？’

“御舟向前開，誰也不知道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上哪里



### 悔 恨

去了。船开到孟斐斯，众人把这一切禀告了王。王於是换上丧服下到了御舟，所有的兵士以及普塔赫神的众祭司和大祭司也都改穿丧服，所有的大官和廷臣也这样。那奈费尔卡普塔赫的官级是高等司书，他的遗体因此是停在御舟的里舱<sup>①</sup>；王看到他，便把他抱起来。人们看见他身上有那卷书了；王说，‘叫人把他身上的这卷书藏起来吧’。王的百官、普塔赫神的众祭司和普塔赫神的大祭司对王说，‘我们的主啊，祝愿王的寿命同太阳一般久长！’



#### 賽特那輸棋以后

这那奈費尔卡普塔赫在生前可真是一位好司書和一位很有技能的人啊。’於是王把他停在他的嘉宫里直到第十六天，其后又叫人包扎他直到第三十五天，放他臥着直到第七十天，这才把他送入他的長眠之所，他的墳墓。④

“你來索討这卷書，說‘把它給我吧’。这卷書給我們帶來的苦惱，現在我可已經告訴你了。你並沒有權利一定要得到它；而且我們当初确确实实是为了它的緣故，在地上葬送了自己的生命。”⑤

賽特那於是對阿胡拉說，“把我明明看見擺在你同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中間的这卷書給了我吧；你們如果不給，我可要強奪了。”这时候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从他的座位站



起來，說，“你就是賽特那，就是我的妻子已經把你沒經受過的這一切命運打擊都對你講了的人么？你能不能夠憑自己是個好司書的才能把這卷書取走呢？假使你真能夠同我比棋，我倆比賽一盤五十二分<sup>④</sup>好了。”賽特那說“我準備比賽，”棋盤和棋子便都拿到他面前。那奈費爾卡普塔赫贏了賽特那一盤；於是他拿出一道符攔在他身上，為了自衛，抄起面前的棋盤便壓在他的頭上，使他兩腳陷入地里。下完第二盤，他又這樣做，一贏了賽特那，便又使他連腰身也陷進地里。下第三盤他又這樣做，他使賽特那一直陷到兩耳。這時賽特那用一只手狠狠地打了那奈費爾卡普塔赫一拳。賽特那並且呼喚他的兄弟昂海霍爾埃盧，對他說，“趕快到地上，把我的一切遭遇稟告王知道，並且把我父普塔赫神的那件護身法寶和我那些咒術書都拿來給我吧。”

他急忙跑到地上，把賽特那所遇見的一切稟告了王。王說，“把他的父神普塔赫的那件護身法寶以及他那些咒術書都拿去給他吧。”昂海霍爾埃盧於是急忙下到墳墓中；他把那護身法寶往賽特那身上一攔，賽特那立刻跳出來了。他接着就伸手去拿那卷書，把它拿到。當賽特那從墳墓出來的时候，光明出現在他身前，黑暗留在他身後。阿胡拉朝着他哭，她說，“榮耀歸於黑暗之王！光明之王，我對您致敬！墳墓的能力如今全完蛋了。”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卻對阿胡拉說，“你的心用不着愁悶；我自會使他手拿一根有杈的拐杖，頭頂一只火盆，把這卷書送回



用护身法宝把赛特那拔出来⑤

的。”赛特那从坟墓走出，坟墓在他背后关闭，恢复了它的原样。

於是赛特那去到王面前，把自己为这卷书所遇見的每一件事禀告了王。王对赛特那說，“像个乖巧人的样子，快把这卷书拿回那奈费尔卡普塔赫的坟墓吧，否則他一定会使你手拿一根有权的拐杖，头顶一只火盆，把它送去的呀。”赛特那却不听王的劝；赛特那把书卷展开以后，他什么也不顧了，只把它讀給每个人听。⑥

〔下面緊跟着的故事講赛特那在普塔赫神庙的庭院

里散步，碰見一个令人一見魂消的女郎塔卜卜阿，她是昂克赫陶依区巴斯特神的祭司之女；她起先拒絕了賽特那多次的爱情進攻，其后才把他哄騙得不但拋棄了自己的一切所有物，而且殺死他的孩子們。末了她發出一個可怕的叫聲，踪影全無，剩下賽特那甚至於混身一絲不掛。由塔卜卜阿失蹤和賽特那終於發見他的孩子們其實都還活着來看，以上的一切像只是一場夢；然而在另一方面，等他神志清楚之時，他已經身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了，而且他害怕得十分情願把原物歸還那奈費爾卡普塔赫。這段插曲，對埃及社會來說，並不可靠，看來像只是作為一個栩栩如生的夢境，能叫輕信者會毫不猶豫認為大半是真的吧。〕⑩

於是賽特那去到孟斐斯，而且擁抱了他的孩子們，因為他們都還活着呢。王對他說，“你以往是喝醉了酒才會這樣行事的吧？”賽特那便把塔卜卜阿和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對他所做的一切事稟告了王。王說，“賽特那，我早已攘臂反對過你，說‘你如果不把這卷書送回原處，他會得殺害你呢。’但是你直到此刻並未聽我的勸。現在你快手拿一根有權的拐杖，頭頂一只火盆，把書送還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吧。”

賽特那便離開王出發了，手拿一根有權的拐杖，頭頂一只火盆。他下到那奈費爾卡普塔赫的墳墓。阿胡拉對他說，“這是普塔赫神送你平平安安回來了。”那奈費爾卡普塔赫笑起來說，“這正是我對你所談過的情形呢。”等

賽特那把那奈費爾卡普塔赫頌揚了一番以後，他發見就像俗話所說，“墳墓之中，陽光滿室。”阿胡拉和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對賽特那大大懇求起來。賽特那說，“（你們煩我去做的）是不是一件丟人的事呀？”那奈費爾卡普塔赫說，“賽特那，這情形你是知道的，阿胡拉和她的孩子麥爾阿布，看啊！他們至今還在科普陶斯；你憑一位好司書的才能，把他們運到這座墳墓里來吧。請你多多費心，到科普陶斯走一遭把他們運到此地來吧。”賽特那便出了墳墓去見王，把那奈費爾卡普塔赫對他所說的一切向他稟告清楚。

王說，“賽特那，你去科普陶斯把阿胡拉和麥爾阿布運回來吧。”他回答王說，“叫人把御舟連同船上的一切都交給我吧。”人們便把御舟連同船上的一切都交給他，他離開港口，不停地駛到科普陶斯。

有人把這件事通知科普陶斯的姨昔司神的眾祭司和姨昔斯神的大祭司；看啊，他們下去拜會他，伸出手扶他上岸。他由他們陪伴着登陸，進了科普陶斯的姨昔司和哈尔波克拉泰斯的神廟。他囑咐一個人替他奉獻了一頭牛、一只鵝和一些酒，他還在科普陶斯的姨昔斯和哈尔波克拉泰斯前獻了火焚祭和飲祭。他這才同着姨昔斯的眾祭司和姨昔斯的大祭司去到科普陶斯本城的墓地。他們到處掘了三天三夜，因為他們不得不把科普陶斯墳地里所有的墓室找遍；他們還把“生命双殿”眾司書的碑板翻轉，讀了其上所能找到的銘刻。然而他們找不着阿胡拉

和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

現在那奈費尔卡普塔赫看到了他們沒有本領找到阿胡拉和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他便使自己变作一个可尊敬的極老的老人，到了賽特那面前。賽特那看見他；賽特那对老人說，“您的模样是一位耆老，您可知道阿胡拉和她的孩兒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在哪里么？”这老人对賽特那說，“我曾祖告訴过我祖父，我祖父告訴过我父親；阿胡拉和她的孩兒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是在派海麻透城(?)南的一个小丘中。”<sup>⑩</sup>賽特那对老人說，“我們或許要讓派海麻透受到伤損的，而您也要准备領我們到那座城去这样做。”老人回答賽特那，“一个人只要肯听我的話，他何至於因此便毀掉派海麻透城呢！如果大家在这座城的南犄角找不見阿胡拉和她的孩兒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願我挨罵好了。”他們依从老人的話而行，在派海麻透城南角，找到了阿胡拉和她孩兒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賽特那把他們搬上御舟，当作尊貴人物运走；他並且使派海麻透城恢复原样。那奈費尔卡普塔赫这才讓賽特那知道，那正是他自己來到科普陶斯，帮他們找到了阿胡拉和她的孩兒麥尔阿布的長眠之所。

賽特那乘坐御舟离开了港口，不停地行駛，同他所率領的全体兵士到达孟斐斯。众人把这件事向王稟明的时候，他下到御舟。他把他們〔母子〕当作尊貴人物护送到那奈費尔卡普塔赫所在的墓窖安葬好，然后把上面的地土压平。

这是关于赛特那·克哈埃木烏阿斯特和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以及他的妻阿胡拉和他們的孩兒麥尔阿布的故事全文。寫於第三十五年，吐碧月。③

- ① 这个故事流传下来的唯一古寫本，現存埃及的基賽（Ghizeh）博物館，与前面各篇的原卷子不同：它並非用“教士体”而是用較晚出現的，簡化了的“人民体”文字所書寫。許多名家早已研究和翻譯过它。这个英譯則主要依据德國 J. J. Hess 的研究著作“Der Demotische Roman von Sene Kha-em-uast”，然人名被寫作 Set-na Kha-em-uast，与 Hess 所复原者稍有不同。
- ② 英文本第二册的副題作“第二組，第十八至第十九王朝”；本篇題目前的兩行字作“XIXth Dynasty—Ptolemaic Writing”；当是“第十九王朝旧作，普托來買統治期改寫”，也即是說，后人重寫一千年前的故事。故篇中人物、时代均不免时有矛盾歧出之处。
- ③ 特厚特赫（Thoth），——鰲头的男神，月神，語言文字之神，众神的司靈。
- ④ 本故事可以析分为五大段。到这里为止是第一大段，然这一段並非原卷之文而是英譯者所补，原卷已殘。赛特那是第十九王朝拉麥苏（拉麥賽斯）二世之子；那奈費尔卡普塔赫（义为“普塔赫神的殊勝的卡魂”）被假定为第十八王朝阿曼霍泰普三世之子。古埃及人相信“卡”魂能离开墳墓中的軀体外出，甚至欲归而不可得，本篇是最好証据，因为阿胡拉和她的小男孩便都是軀体埋葬在科普陶斯，而卡魂住在孟斐斯的墳墓中。
- ⑤ 第二大段从这里开始；此处以前也是近代譯本所增补。
- ⑥ 古埃及王家子女經常互相婚配；一般人家的兄弟姐妹往往也可以成为夫妻。至於阿胡拉是否真心还是假意不願同哥哥結婚，从这段故事看不出。
- ⑦ 英譯本 Abyss 有“無底洞”，“無底淵”兩譯，因見過古埃及鬼魂在 Abyss 中游水的圖片，故採用后一譯名。

- ⑨ 哈尔波克拉泰斯即小霍盧斯神。他是 Osiris (欧普立斯, 兄和夫) 与 Isis (姨昔斯, 妹和妻) 二神之子; 也是一种太陽神。
- ⑩ 放書的箱子是沉在河当中。那奈費尔卡普塔赫把船上所載的沙傾入水中把它往上托, 又派僮僕人坐在“輪”(大約是个潛水器) 里下水工作, 所以能把它找到。關於最外面的鉄箱子, 英譯本編者說: 埃及是到了希臘时代才通用鉄。
- ⑪ 阿胡拉能讀書從而不能抄寫, 可証一則古埃及文字認比寫还算容易, 再則女子所受的教育不及男子。
- ⑫ 那奈費尔卡普塔赫投水以后怎样又到了船上, 故事里不曾說明。
- ⑬ 古埃及的陵墓制度太講究了, 真是一言难尽。“長眠之所”、“墳墓”、“墓窟”均各有所指。
- ⑭ 故事第二大段至此告終。下面开始第三大段。
- ⑮ 古今埃及的棋盤有長方的(三行每行十格、兩行每行六孔、四行九孔), 有正方的(五五二十五孔、七行七孔)。“五十二分”怎么下, 尚無人知。
- ⑯ 插图所画的法宝, 只是古埃及許多神和王手里都拿着的“生命象征物”, 名叫 ankh。
- ⑰ 故事第三段終。
- ⑱ 这个英譯本未譯故事第四段的原文而是只寫了几句撮要放在〔〕号中作为代替, 他並且不曾說明为什么未譯。英譯者还指出了巴斯特(貓头或獅头的女神)的祭司之女塔卜卜阿同本集第一篇故事中普塔赫神的太祝之妻某一样, 也是住於孟斐斯城中的昂克赫陶依。下面开始本故事末了第五大段。
- ⑲ 此处的疑問号是英譯者所加。他指出: 依照法國學者馬斯伯乐的讀解, 墳地是在派海麻透城南角; 然而尽管“本地的買賣人們”屡次寻找过, 而且英譯者本人到尼罗河兩岸的荒野去視察过, 依然不曾發見它; 因此是可疑的。
- ⑳ 馬斯伯乐以为从跋語“第三十五年”看來, 可以断定这个古寫本只能是普托來買二世或第五世时之物; 他並且由字体上着眼, 進一步斷为普托來買二世时之物。

## 譯 后 記

在近代最先獲得了通讀古埃及文字的鑰匙的是法國人商破崙（J·F·Champollion）；最先編譯古埃及故事集的是法國人馬斯伯樂（G·Maspero）。其后才有派特力用英文編譯的这本“埃及古代故事”在倫敦出版；它里面共收進故事八篇（第一篇內分三期）。德國埃爾芬（Ad. Erman）的“古埃及文集”出現得更晚，所收已不限於故事了。

我現在試譯完畢的是上記英文本，同時並根據書中的“解說”以及几种參考書寫了些分條的註釋，放在每篇末了。

在進行翻譯時，我曾企圖尋找這些故事的別種英文或其他文字的譯本供比較，不幸無所得。

由於我缺少一般的文學和史學修養，不懂古埃及文，對埃及無深刻研究，對故事的形式和實質認識得不够全面，這個譯本的質量很低，不能滿足當前中國讀者的需要。英文本自身出版於半个世紀以前，它在不只一个方面也無疑或多或少過了時。可喜的是中國同埃及的關係今



后將日益密切。所以我們希望不出二三十年中國就會有通曉古埃及文的專家担任研究和介紹古埃及的一切，就會有直接譯自現存埃及國內外的古卷子本故事等等。我們却也希望很快就會先有人廣為利用各種古埃及文的翻譯和研究，編譯一種更完備、更精確的古埃及故事集，甚至古埃及文集。雖然我們如今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殘余，古埃及文學却是全世界最古而且具有它的一定作用的文學。

1956年6月